

寫作與
閱讀

創刊號

十一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刊歡迎

全國前進的語文教師

包括外國語教師及小學教師

來合作

手·續·

一、在本刊發表文章三篇以上或

介紹定戶廿份以上；（同時躉定優待辦法見封底裏頁。）

二、並荷同意；即為本社社友。

權·利·義·務·

一、無條件按期贈閱本刊一份。

二、經常供給本刊文稿，酬資照例。

三、附印發表於本刊之文稿，十份以內，免收印工、紙價、寄費。（參看本刊稿約）

本刊後面附有躉定通知單式樣

一個通俗的文字技術和語文教學研究的月刊

寫作與閱讀

創刊號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告白

剪裁示例(技術講話)……………於是(三)

讀音與辭性變化(文字研究)……………江上青(二)

濟慈：夜鶯歌(教材新製)……………顧民元(三)

附原詩

附註……………質人(三)

附徐志摩、傅東華譯文二種

父親(欣賞輔導)……………明圓(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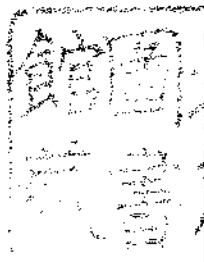
附魯迅譯文

習作的路(教學經驗談)……………于在春(六)

一個人的夢(新刊創作)……………易希彥(七)

魯迅的書(書報介紹)……………玄(五)

編後記附徵文辦法



A955214

告白

據說，文字在現時代已不是「士」們專利的東西了，各種職業裏全有自由愛好，自由使用文字的人。他們在用他們的粗野生疏的手法使用文字；他們在用他們的艱澀的模仿來摸索文字的意義和力量。他們沒有受過正式的語文教育，從識字起全在一種方便裏給碰上。或者，他們是沒受過合理的語文教育的，他們在特立獨行的擺脫了師傅們過去給他們的束縛，在職業的極少的餘暇中，照着自己的理解，向文字的境界裏探一隻腳探一隻腳的向前進。他們像在黑暗中摸索，摸索向光明。他們所仗恃着的僅僅是自己的心的眼睛和理解的腳指。機會使他們成功，但也更厲害的使他們失敗：要是有天才那回事的話，在這摸索中一定損失了不少有希望的。他們需要光明。那合理的語文教育，他們需要；自然他們已無分再踏進學校的門。不錯，市場上儘有着各式的文藝刊物，形形色色的作家的成果，他們原不缺少一些領路的。可是，用光明作比，那些，他們自己會知道，僅是一些閃灼的螢火。牠們一會兒逗他們往東一會兒又逗他們往西，而且牠們不夠照澈他們的前路。他們自己手裏缺少一張燈，他們缺乏一點更基本更實在的閱讀指導和文字技術上的知識。

這個刊物將替各種職業裏愛好文藝的人做點適應需要的事。
對於小學教師們，這個刊物也不會吝惜它的幫助。他們的職業大部分是教學語文，在

教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感到知識和技術的不夠用，也許會需要一些語文方面的進修。這個刊物也想給他們做點事，舉例說吧，兒童文藝創作理論和習作訂正方法的提供。

其次，該提到的是初中以上的學生。對於這些教育的享受上的驕子，語文往往不是情人便是怨侶。有些醉心文藝的，什麼班上全離不了一本小說或者詩。有些，可從來不理會這一回事，就沒留心過國文教員一句話。這個課使他們頭痛。在這「實科」抬頭的時期，「空洞的語文」而且誰又寫不通一封家信，敷衍不了一篇不妨敷衍的作文，壓根兒就不去理會，有大夥的嫌國文的鐘點是無聊的裝點。然而這後一種的現象是誰的過處。「救救中學生」，這呼喊在語文教育方面也一樣的可以聽到。我們想聯合實際從事或從事過語文教學的人們，用我們大家的心血來點上一個火把，想在照耀下消除這國文教學界的陰霾瘴氣。爲把語文看作情人的，我們要介紹他們一些健全的理論，前進的理論。爲把語文看作怨侶的，我們想給他們打開心扉，讓他們有機會知道合理的語文教育是不是也一樣的使他們頭痛或嫌做無聊，該不該在錯誤的態度裏失却這一種基本的生活技能與生活享受。基於上述的我們所想做的工作，願將這個刊物作爲全國前進的語文導師（小學教師也給包括在內）發表他們的心得和經驗的刊物。在這個陰霾瘴氣的語文教學界裏，一定有許多負責的有主張的教師和熱心的學習者在感覺到苦悶，彷徨和幻滅。利用這個刊物，我們來通一回「聲氣」吧。我們藉它來攜着手，向我們的共同的理想，合理的語文教學，邁進吧。我們來提供，交換，堅定我們的主張，克服那些因循的或頑固的不合理的教和學的方法吧。

我們相信：我們是不寂寞的！

寫作與閱讀編輯會（廿五年十一月）

剪裁示例

於是

談到寫作上怎樣處理材料的手法，「剪裁」無疑是很重要的一種。像照相的取景一樣，適宜的截取不但使作品出色，實在是使作品具一種藝術性的必要的條件。一篇文章，無論是在敘述一個故事或在陳述一個意見，牽連的範圍必定很廣大，所有的關係必定極複雜。淺近的說，一個故事有近因遠因，有來龍去脈，因復有因，果復有果。倘使爲了敘述那一個故事，便漫無選擇的一股腦兒牽牽連連的搬寫出來，不但讀者將望洋興歎，迷忽了這篇故事的本身是怎麼回事，作者也將感覺千頭萬緒，不知從那里下筆，更不知從那里收筆了。所以只要提起筆來打算寫，即使並不想把它寫成一件藝術的成果，我們也給逼迫着非考慮一下剪裁的問題不可，我們不先決從那里寫起、到那里止、採用那些、捨棄那些的問題便將無法着手。這樣，即使不從修辭學的立場看，我們也不會忽視剪裁這種手法在寫作上的重要性吧。

有人說過，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筆墨描寫故事最精采的斷片。這就是剪裁的要義：用最經濟的筆墨敘述最精采的斷片。這說法是扼要的，不問在生長中的短篇小說將來成長

到什麼一種境地，它必不可少的是適宜的剪裁。不過，拿來作爲短篇小說的定義却并不妥帖，長篇小說也一樣的不能缺少剪裁，論文、小品文也一樣的不能缺少剪裁。這種說法只能當作一種普遍的寫作手法上的原則。章回小說裏常用的「有事便長，無事便短」，難道那所謂「無事」便是說故事中人物的生活遭際全然是一段「空白」嗎？當然不是，只是沒有那與故事有輝映關係的精采的事罷了。隨便舉個例吧，紅樓夢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一節，敘「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也不能好生過了。」接着便敘「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賈赦等監督匠人紮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試想「日夜不閒，連年也不能好生過」，所忙的是些什麼事情，難道只是「監督匠人紮花燈烟火之類」的事嗎？假使曹雪芹應用他豐富的想像把賈府上下人等半月所忙的事一一加以鋪敘，如火如荼，何嘗不是一回大書？可是曹雪芹却不能如此笨拙，因爲那些事並不是什麼精采的斷片；雖然也可襯托出省親一事如何煊赫，然而只值得那麼三言兩語，淡淡帶過，其細微末節，只讓讀者自去理解，無庸浪費筆墨了。這一回大書是給剪裁掉了，不是嗎？

這樣說並不過分，給弟弟寫封信也離不了剪裁，要是想不使收信的人看了頭痛，寫信的就該把在寫信時所想到的一切好好的加以剪裁，保留着任何必要的部分，捨棄了任何不必要的部分。「剪裁」是在寫作上普遍的給應用着的一種手法。因此，拿練習寫作爲目

的的習作指導，應如何致力於使學生了解剪裁的重要並勤予訓練以求運用的純熟；而一個有寫作興趣和野心的青年又應如何注意這種手法。我的訂正習作的經驗告訴我：習作的大而最普遍的弊病在蕪雜支蔓，其救濟的方法雖不是純一的，但是只要能講究剪裁，就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驗。一般的指導寫作的書籍也並不會忽視這種手法，剪裁。但是關於如何剪裁的說明，却很少見適宜的有興趣的例子。在淮陰的時候，我會自己編製過這樣的材料，其後屢經試用。原不敢說這個舉例便是一種適宜的有興趣的，我當時只是就原有的精讀教材編製的；不過的確曾經引起過學生的興奮的注意和研究的趣味，有這一點點效用，似乎已經不妨給大家介紹一下了。限於篇幅，僅示二例，學習者倘能觸類旁通，教者倘能利用精讀教材臨時編制新的材料，那種效果自然比這「示例」所會帶來的要大得多了。

第一 費宮人刺虎故事

一、節陸次雲的費宮人傳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

費宮人服主服，匿晉井中。賊鈞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

自成見其豐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恍若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

羅甚喜。

宮人曰：「聞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從容盡禮，則從于矣。」羅更喜甚，從其請。

宮人泣拜先帝。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

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盞酌，又以大觥連飲羅。

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闡王，而愧無人。」

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

羅愈喜，陶然就臥，胸如雷。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賴俱靜。於是以纈指抉七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

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

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

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剉粉頸而悠然逝矣。

二、袁枚費宮人刺虎歌。

九殿鑿鑿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

女兒中有有心人，謔說「儂家是公主。」

「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

一杯勸一杯，沉沉虎竟醉。

「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

紅燭千條徹帳光，白虹一道衝天氣。

「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耿耿精金鍊，刺虎還如刺繡時。」

一刀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

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

吁嗟乎！城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霹靂不能美人敢！

三、曹子清的刺虎劇曲

（端正好）蘊君離，含國恨，切切的蘊君離，侃侃的含國恨，誓捐軀要把那仇讎手刃。因此上荷且偷生一息存，這就裏，誰知憫！

（滾繡球）俺切着齒點絳唇，搵着淚施脂粉，故意兒花簇簇巧梳着雲鬢，錦層層穿着這彩裙，儘兒裏冷颼颼七首寒光噴，俺伴嬌假媚妝癡蠢，巧語花言詔佞人；纖纖玉手刺讎人目，細細銀牙啖賊子心，要與那漆膚豫讓爭聲響，斷臂要離逞智能，拚得個身如蠶粉，拚得個骨化飛塵，誓把那九重帝主沉冤洩，四海蒼生怨氣伸，方顯得大明朝有個女佳人！

（脫布衫帶叨叨令）（脫布衫全）銀台上煌煌的鳳燭熾，金瓶內裊裊的香烟噴，他道一夜夫妻百夜恩，試問慈三生石上可有良緣分？（叨叨令全）他只待流霧帳暖洞房春，高堂月滿巫山近，恁便還上了藍橋幾層，還只怕漂漂渺渺的波濤滾，他道是，樂殺人也麼哥，又道是喜殺人也麼哥，赤緊的蠶不刺沙吃喇也學些平和韻。

（脫布衫）除下了鐵兜整鳳翅磷响，放下了寶龍泉偷看利刃，鬆解了獅鬚帶玉扣雙捫，卸下了掩靦鏡鎖子龍鱗（小梁州）除下了翠翹寶髻耳垂環，脫却了風袞氤氳，俺把那金蓮兜幫鳳鞋跟，防滑穩，緊拴起繡羅裙。

（么篇）聽房櫳寂寂悄無人，但聽得成漏頻頻，觀着他睡醒醉眼醒還昏，休驚盹，心窩內寶刀輪。

（快活三）鋼刀上怨氣伸，銀燈下冤家殞，歎蒼天不祐，不能把巨寇刃，恨死向泉台，猶兀自含餘恨！

（朝天子）恁道誰陽台雨雲，莽巫山秦晉，可知俺女專請不解江皋韻。俺含羞瞞語，搵淚擊尊，遇冤家難舍

忍，拚得個柳懶花悴珠殘玉損。早難道貪戀榮華，忘却終天恨。一任他碎骨粉身，一任他揚灰燼塵，今日個一劍歸泉，又何必多磨吻。

四、朱崇實的帶血的匕首

沒經驗得發軟的纖手，用盡平生的力量，從那血之泉中，把那第四次刺下去的匕首拔出，那強盜不再掙扎了，甘心在這不平凡的女子手中死去了似的。

這時，費宮人像是一個在激烈的競爭中跑完了八百八十公尺的選手，因為得了錦標，精神是煥發的，然而已是煥發的「反照」。肢體方面有着不可支持的疲倦。心在不可抑制的動盪着。挾着匕首的那隻纖手也抖戰不息。每一次的抖戰給與那沾在匕首上的鮮血一個滴瀝下來的方便。

那鮮紅的匕首幾乎從她的手中抖落下去。她的心已經抖落下去了。不止，她的身體，她的靈魂，全像從一個很高很高的山巔上跌落到一個很深很深的山谷中去了。她看一看那血光奪目的匕首，「本色」的哭了起來。「天呀！費了這麼多的氣力，竟不能將那痛心切骨的姓李的強盜殺掉，替先帝復仇。而僅僅這樣無濟於事的殺掉這區區的虜孽，這也是這匕首的不幸呀！」

外面的人聲喧嚷着，用一種高速度向這邊逼近來。費宮人沒有閒暇再惋惜過去，也沒有閒暇咽泣了。她知道與其被生擒了受種種的蹂躪而死，不如尋了自盡來得乾淨。

她再看一看那帶血的匕首。

她忽然想，她不能讓那強盜的污濁的血和她的純潔的血相混和。她想用帳幅擦淨那匕首，再送入自家的喉頭。然而還有這個閒暇嗎？那邊門已經震動着將被衝開了。

成 現在試將這刺虎故事的情節，依它自然的次序，參照以上四種文章所描寫的範圍分列一張表：

草大吞解初賊設賜李詭賊匿懷喬立闖 欲 自 疏醉酌裝醉賀祭羅納說得井匕妝志來	
傳傳傳 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傳 <small>(見上文)</small> 傳	傳
歌歌歌 = 歌歌 歌	歌
劇 = 劇 劇劇劇	劇
	小品

排自自恨生心始四猶初心挾刺結屏 到理理現現 僵刀縱刺盾七理 <small>(鞋裙)</small> 侍	
傳傳 傳 傳傳 傳 傳	傳
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
劇劇劇 劇劇劇	劇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品品品品品品品	小品

從這個表裏面，我們可以看出費宮人傳所包含的情節最多，而那些情節都是那個故事向前展開時必不可少的步驟。關於瑣細的事項，雖然也是能給故事增加神采的，如解裝，結束（鞋裙）、恨語、以及各種關於心理方面的描寫，都在給剪裁掉了之列。這正因為「傳」是記載費宮人一生的，刺虎雖是她一生的「傑作」；但却不是這篇文的唯一的主题。這篇文的目的僅在敘述，不重刻劃。它只要把那故事所靠着構成的一切重要分子，搬寫一下，使人看了明白知道那個故事是怎麼回事就罷了。當然它也蘄求「生動」，只以「相當的」為限度。

至於刺虎歌，刺虎劇，和帶血的七首那篇小品，同費宮人傳比較起來，自然有備具更多的藝術性的需要，這固然由於寫作時作者自己所選擇的態度，文章的體裁也大量的左右着作者，歌劇和小品自然更應具有美文的條件。所以凡是給陸次雲認為瑣細而給剪裁掉的事項，在袁枚，在曹子清，在朱崇寰，都把它們當珍寶掇拾起來，加以渲染，加以誇張，而其結果是使那故事更加生動，所謂「傳神阿堵」，全在於能利用這些瑣細事項。張宗子記柳敬亭說書武松打虎一節：「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讚為「閒中著色，細微至此。」這正是一種當行出色處。此外，心理的描寫，所謂內面的描寫，關於思想，談話，動作等等的，也是精微的刻畫裏所必須仔細應用着的。

在刺虎歌裏面，一則因為韻文的束縛，再則因為主题（刺虎）的規定，所以把刺虎以前

的故事情節簡單化了，例如喬妝，匿井，李欲自納，賜羅，設祭，賊賀，初醉，草疏，屏侍等，都給翦裁掉了。對於刺的動作的描寫，比較費宮人傳顯然就詳盡得多。而寫到恨語，便戛然而止，這是一種很有效的截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這在刺虎的故事上可以說是頂點（climax），適可使止；自剄，排闥，都是刺虎以後的餘波，或竟是餘波之餘波了，所以全在割愛之列。

在那篇劇曲裏，大概爲了搬演的方便，儼然是採取了第一人稱的自訴的方式的，這從曲中「俺切着齒」，「俺佯嬌假媚」，「俺把那金蓮兜繫」，「俺女專諸」，「俺含羞酬語」，諸語以及文辭口氣可以看出。這一點同其他三種文章全不一樣，基於這種異點，它對於故事展開的次第不甚重視，它不專在敘述故事，而在寓敘事於訴說衷情之中，所以它包括的範圍最廣，從立志、喬妝說起，而對以後各情節項目，空白很多，結尾却一直延到自剄才止。其端正好全支，滾繡球全支，脫布衫帶叨叨令全支，朝天子全支幾乎全是自己訴說刺前和刺後的心理活動的。這是它的特異的剪裁的取捨，從這些取捨上更可以認識文章的形式左右作者寫作時選擇的態度的力量。

帶血的匕首是一篇所謂歷史小品。它先截取了一個適宜場面，從「第四刀的拔出」寫起。吻合着主題的需要，這是另一種有效的截取。題目是「帶血的匕首」，不是「刺虎」，這應該首先加以注意。把來同用「刺虎」作題目的那首詩歌和那篇劇曲一比，便顯然可以

看出題目的權威，在這個題目之下，許多許多精采的情節給割愛給割掉了。而那些剪裁不但會損害那故事，更能給故事以勁練的力量。正像張宗子所謂的「閒中著色」，「每一次的抖戰給與那沾在匕首上的鮮血一個滴瀝下來的方便」，「她不能讓那強盜的污濁的血和她的純潔的血相混和」，這些對於「帶血的匕首」的刻畫，都是能給予主題以飛動的神采的。結束的地方也截止得很好，在最緊張場合，伴着一種將成爲永遠的真烈的遺恨的用帶着污濁的血的匕首自到的無可奈何，給予讀者的情緒一個深刻的挑逗。

第二 芭蕉花故事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是六十六年前生在貴州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了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了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才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奶把我們的母親背著逃離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匪難；第一次被擄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擄去了衣裳。忠義的劉奶奶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著母親逃離。逃到後來遇着赴疆的官軍才得了解救。及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依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奶始終是保著我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才把母親和劉奶奶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便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便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糖糰分担，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白日裏家務繁忙，到晚上背著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爲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羸弱的。每年到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當時稱爲「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後中因爲營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才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爲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爲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一朶芭蕉花了，在我們小時時候要費兩隻肥鷄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幾乎還在雌蕊的狀態的時候的。一朶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爲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時候，在床邊上換過一著給我，簡直是難得不入口呢。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動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動四川，殺得鷄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正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嵋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作「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一座廟。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我們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哥，他比我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後宮離我們家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學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著窗看見散館圍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朶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真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牆去摘那朶黃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哥攙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下來，二哥哥怕人看見，他把來藏在衣袋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哥叫我吧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著走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摘來的。我母親聽了老大發了雷霆，他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痛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受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什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也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摘了一朶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芭蕉花未曾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嘴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二十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飄零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著母親，一陣陣鼻酸酸眼。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啊！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虧餓了。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那時，我家正卜居在峨嵋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莊裏。

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甚至於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完全是像正害着一場很重的病。

母親在幼年時便遭着一種流離顛頓的生涯，十五歲嫁到了我們家裏來，生產的次數太多，而且那時候家道又寒微，白日裏家務繁忙，到晚上還要背著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因爲產後中過於勞苦，便帶下道子宮病的頭暈。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看十次我們又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是總找不着。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爲祥瑞，不肯輕易摘賣。

母親便只得那樣的受着痛苦的蹂躪了。就在那時候，我和比我大四歲的二哥哥，同到離家不過半里路的天後宮去。那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學，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隔著窗看見散館圍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朶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真是歡喜極了，家裏不是正在四處都找不着芭蕉花嗎？

我們商量着便翻牆去摘那朶黃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哥攙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哥怕人看見，他把來藏在衣袋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哥叫我吧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著走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摘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痛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受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什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也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什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摘了一朶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那時，我家正卜居在峨嵋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莊裏。

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甚至於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完全是像正害着一場很重的病。

芭蕉花是郭沫若的一篇散文，根據它來做剪裁的分析，也只是偶然就當時精讀文爲之而已，並不是因爲寫得不好，倒正因爲它值得作一篇模範文讀呢。現在我們先得看一看原文敘述的詳盡處，尤其要注意的是它的組織的綿密處。

請先注意這一個句子的重複吧，「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在開篇第一句，和第十四節的第一句。這是組織上一個極重要的關鍵。「這事情」，正是芭蕉花的故事，正是第十四節文字所敘述的，正是這篇散文的芯子，主題。然而這主題的敘述只佔有全文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却是賓從，這樣，豈不喧賓奪了主嗎？不，正因爲有這一句的重複。開宗先明了義，接着在主題的敘述開始的時候又重複了一句，這樣，把「主」的身分確定了，雖然「賓」多也不礙事。那末，這篇散文不太冗長嗎？這個你讀過了，你自己覺得怎樣，我却並不覺得要那麼說。照我在前面所分析的，那一節那一句不是環拱於中心，芭蕉花的故事的呢？沒有那遠因近因，就沒有暈病，沒有暈病，就沒有芭蕉花的故事。芭蕉花不難得或者不相傳能治病也不能有那故事；不是因爲開在天后宮裏的，不因爲郭家祖宗是福建人，有着福建人的信仰，那故事也不能有，你看那一點兒能給省略掉？況且作者是給那麼適宜周密的配置着的，用（◆）的標記標明着的一節是另一個組織上的關鍵，這樣說明了第二、三、四、五、六、七節在這篇文章裏的身分和地位，而且同另一些賓從關連起來。此外，還有一個組織上的關鍵，那便是在第一節及最後第二節裏面給用}}}}的標記標識着的

兩個「現在」，這兩個詞說明了第一節和最後一二兩節的身分和地位，顯示着首和尾的呼應。

倘不是給作者這樣適宜周密的配置着，倘不是作者的筆力能支配搬弄這些繁冗的材料，這篇散文將毋庸諱言的是冗長，抑且是蕪雜了。這位作者仗着他的大力的斡旋把那些繁冗的材料妥帖的適宜的排列起來，他的「扛鼎」的威力忽視了剪裁的工夫。

再請看那經過剪裁的同一故事的敘述吧。在字數上減少到二分之一強；在內容上，主題的敘述不用說是全採了原文，而且把段落膨脹起來，賓從的說明凡是必要的沒有不給包含了的；這當然比較「經濟」得多。而且更顯示了主題的地位，它的敘述佔到全文的三分之一強，賓從也顯然是賓從了。

節文的第一節說明兩點：時和地。第一句在這裏失掉了它在原文裏的組織上的作用，僅僅說明着那故事發生的時間。說明那故事發生的地點的一句是從原文第十三節裏搬來的。故事本身的敘述的開始與原文完全一樣，那相同的句子各用……號標在文字的右面。敘述病情的一段（第二節第二句起）與原文却完全兩樣，原文是當作普遍情形敘述着的，所以用「有時候」這種字樣，節文却用來單單作為描寫「這一次」的病情。用「甚至於」代替「有時候」正因為適應這個。那裏用黑線牽引着的兩方文字，請細校其異點，辨別一下。

第三節裏用「一種流離顛頓的生涯」一語代替着原文第二節的冗長的敘述，從說明暈病遠因的作用上看，這樣儻侗的話實在已經足夠了。同樣的理由，把原文具體的說明變易

作「生產的次數太多」的概括語。兩方文字頗有出入，在內容上，把幼年、嫁後、貧苦諸因却都包括列舉了。

第四節裏，用「這一次」一語，把敘述拉回到主題上來。其下一句是從原文第十四節裏搬來插在裏面的。第五節一句僅爲加重後文的力量，無關剪裁。第六節裏「比我大四歲的」和「離家不過半里的」兩語，原文全是作句子形式的。第七節裏用「我們福建人」一語說明郭家原是福建人那一個重要的事實。

『我真是歡喜極了』這一句，對比着後文，是一個很重要的有效的表現，我把它「抬起頭來」作一個新段落。接着新製了一個反詰的句子加足它的力量。在後面，又把一些成串的句子「抬起頭來」作成四個新的段落。這種把段落分得瑣細的做法，彷彿是一個現在型的文章和早期型語體文的異點，早期的作者往往喜歡冗長的段落，現在型的段落却總是那麼疏朗純淨的。當然囉，這裏這樣做的主要的作用不在求漂亮，却在把主題的敘述的段落膨脹起來以格外分明的顯示出「主」的身分和地位。

廿五年十一月九日整理寫畢。

中國字的讀音與辭性的變化

江上青

凡是受過語文訓練的中國人，都會想到他幼年時代記認單字之困難，尤其是遇到一個字有兩個以上的讀音的時候。這是由中國文字讀音的單切性使然，而此種單切性的讀音同時又常常會發生變化，並且跟着字音的變化，單字的辭性也變化了，就是說這個單字在句子裏的文法關係因為讀音的不同而變化了，使學的人無論在音與義的那一方面，都等於另學一個單字，甚至在學習者的觀念裏還比較更難。我自己在小學校讀書的時候，每聽先生告訴我們這個字在此處讀什麼音作什麼解，在別處讀什麼音作什麼解，就感覺惶惑莫名。加之那時小學教師多半不十分了解中國文法，（其實至今中國文法仍是剽竊西洋的或是因襲馬氏文通的不完全的論列。）也許對於某個字是屬於某種辭類也很模糊，只是機械地把字的音義教給學生，學生雖然一時記得，但是換了一個地方又不知道應該讀什麼音當什麼解是好了。雖然古代字同義異，音並不隨之而異，但是中國文字的發展，已因文法上的需要，而進步成現在這個模樣，則吾人讀書時似乎也不能忽略單字讀音與辭性的變化多半是伴隨着的這一個事實。馬氏文通特別將一字數義以四聲為區別的單字羅列了五六十個，並

且注明屬於何種辭類，這可算是對於單字讀音的變化影響於辭的性質的闡明相當地透徹了。馬建忠在這一節裏說：『至同一字而或為名字，或為別類之字，惟以四聲為區別者，皆後人強為之耳。稽之古籍，字同義異者，音不異也。雖然，音韻之書，今詳於古，亦學者所常切究，而况聲律之文，惟此之務乎？』可見他也認為同字而義音皆異之字有研究之必要。不過馬先生還是以名辭兼為動辭形容辭者為主，不是名辭的字而辭的性質有兩種以上者則未曾論及。這當然是中國文法的歷史發展條件束縛著者的見解之故。

一般青年所受的語文訓練很有限，叫他們立刻能讀到那裏曉得那個字的讀音及辭性，是不可能的事。但負有訓練語文之責者，倒的確不能不想出一種方法來比較科學地使青年們把字音與辭性的觀念弄清楚。

可是怎麼樣進行此種工作呢，現在，我打算從三方面來說：

一、應該使學習者知道中國語文的特性。

我們知道英國歷史家韋爾斯(H. G. Wells)曾說過『中國文化之所以長期停滯，是由於中國人將畢生大半的精力消耗於記認方塊字之故』的話，而美國人遇到一件困難之事，往往會說一句『討厭，這和中國字一般地麻煩』。中國字在外國人的目中，簡直變成神祕的東西。平心而論，這種觀察雖不甚正確，而這種論調也未免誇張。但反過來一想，假如我

們不是自幼就受中國語文的訓練，從日常生活中，從口語中，早已打好了基礎，則至少對於中國文字要比現在更覺得難學些吧。再看看許多人受了十幾年的語文訓練依舊學不好的事實，當然會使我們意識着韋爾斯與美國人的話倒也有幾分真理。但是中國文字之難學，其根源却有兩個特性，這種特性可以說是牠的短處，也可以說是牠與其他文字的不同點。假如合理的國際語運動的最高理想一時不能實現，那末抱殘守缺的中國文字，仍不得不苟延殘喘，因為我們一刻不能缺少語文的工具。因此，我們也就非把牠學通不可。牠底特性說起來倒並不怎樣，而牠底難學則完全由於這兩個特性在作祟。

這兩個特性我們可以從切音和語法兩點來認識：

第一，切音上的特性：世界語言雖然多得很，但從其所組成每個單字的切音 (Syllable) 上來區分，却只有兩種：一種是複切語 (Polysyllabic Language) 一個單字不只是一個切音，譬如「Paper」這個字，英文上要兩個切音纔能表示「紙」的概念，其餘還有三四個切音構成一個單字的，此地不必多舉。另一種是單切語 (Monosyllabic Language) 一個字只有一個切音。譬如「紙」就只是軫倚 (Chih) 這一個切音構成成功的單字。

也許有些人要以爲中國字的切音既比較簡單，那末中國字的讀音學習起來也應該比較容易了。其實中國字正因爲是單切音，沒有具備複切音的拼音成字的優點，便叫人在學習上發生了記憶的困難。複切音文字雖不止一個切音，但只要認得字母，懂得拼音，學習

上減少了記音的困難。而單切音文字雖只有一個切音，但看見單字並沒有幫助你發音的工具，所以只有一個字一個字的死記。試想這是多末麻煩！

第二，語法上的特性：將世界語言，從其語法(Grammar)的形式上來區分，大約可分為三種：一種是屈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以語身語尾的屈折表示語法的關係。拉丁語系都屬於這一類。一種是附加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以附加詞(接頭詞，接尾詞)或他種附屬的成分表示語法的關係，日語和世界語(Esperanto)便屬於這一類。還有一種是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各個單字在句子裏各自獨立，既沒有語身語尾的屈折變化表示語法的關係，也沒有接頭詞接尾詞等附加詞表示語法的關係，我們中國的語言便屬於這一類。但是，這種語言怎樣來表示牠的語法關係呢？這却完全要看單字在句子裏的位次來決定了。譬如單取了「知」這個字來看，到底是名詞，是動詞，還是形容詞，幾乎無從識別。一定要看牠在句子裏所起的作用，所居的位置，是應該當名詞「知識」(平聲)和「才知」(去聲)解呢？還是應該當動詞「知道」(平聲)解呢？或是當形容詞讀去聲作「聰慧」解呢？因此，中國語文又稱位次語(Position Language)。這就是說中國字在句子裏雖然形式上沒有什麼變化，但因為牠所居的位次不同，於是牠在句子裏的機能與作用也跟着不同了，於是牠的辭性也就跟着變化了。

我們現在總算知道中國語文的特性了，這樣當可想像中國字的語法關係既不能以語身

語尾的屈折和附加詞的增減表示出來，那末除却借重讀音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所以古代一字兩義雖不易音，而語法之逐步發展，也就只有拿讀音來分別辭性了。當然也有許多字義雖變而音不變的，但是一般地說來，中國字的辭性已經和讀音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了。

二、應該使學習者經常從寫作與閱讀中認識單字讀音和辭性的關係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教師假使只機械地告訴學生，某個字在此處讀何音作何解，在彼處讀何音作何解，結果只有使學生感到異常惶惑，莫衷一是。因為這樣機械地硬要把許多音義上的複雜概念注入學習者的腦筋裏，的確不是聰明的方法。據教育心理學者的實驗，閱讀無意義的文字總沒有閱讀有意義的文字快，這可以證明閱讀的習慣可以幫助閱讀的效能。

因此教者教人時，千萬不能把單字孤立地教，一定要在學習者的閱讀過程中，訓練他對於字音與辭性的認識。同時，更要利用習作的機會，叫他能夠隨時活的運用。至於一般自修的青年，必須養成在閱讀時留心字音與辭性的變化之習慣，在寫作時將所獲得的這種知識隨時活用。

譬如六畜的「畜」，讀如觸，是名詞；好壞的「好」，作美好解，讀上聲，是形容詞；分開的「分」，讀平聲，是動詞；學習者先有了這些概念。忽然又要告訴他畜養的「畜」，讀如

動，是動詞；好惡的「好」，作愛好者，讀去聲，是動詞；名分的「分」，讀去聲，是名詞。如此毫無規律地變化一定弄得學習的人莫明其妙。不若先叫他好好地多多閱讀一些，教師隨時從旁加以適當的啓示，讓他從閱讀的經驗裏，從各種不同的文章裏，把握住一個單字的幾個讀音與幾個辭性，並且能在寫作方面運用起來。

學生在閱讀時讀過「好學不倦」，「未有好德如好色者也」，「中心好之」，「予豈好辯哉」，「好生之德」，「吸鴉片烟是不良的嗜好」，「他太好吃酒」……也讀過「懷之好音」，「朔方健兒好身手」，「好事多謀」，「粧好方長歎」，「永以爲好也」，「邦君爲兩君之好」，「俺們是好漢」，「她是一個好女孩子」，「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好好地走」，「好好地講話」……等等的句子。他們自會漸漸地發見「好」這個單字，假如讀作去聲，那末大都是動詞，像「好學」，「好德」，「好色」，「好辯」，「好生」，「好酒」之類，辭性皆很顯然。不過像「嗜好」，倒又用作名詞了，此雖是例外，但卻是中國語文常有的現象，應該特別留心。至於讀上聲時，那末大都是用作形容詞的：像「好音」，「好身手」，「好事」，「好漢」，「好女孩子」，「好官」之類，都很容易給人識別其辭性。不過「好」有時含有一件事做完了的意思，上面所引「粧好」之「好」，猶言梳粧已竟，則合兩字構成的一個動詞，正如英文「have done」在句子裏只是一個動詞的作用。又像「永以爲好也」與「邦君爲兩君之好」兩句中的「好」字，則又

有名詞的性質。至若「好好地走」「好好地講話」之類，倒又一變而為副辭的作用了。此點亦須使學習者注意。

總之，學習者在不斷地閱讀與時時地運用的經驗中，自然漸漸地不用人從旁機械地告訴他某字何音何義了，他有時便會衝口而出，得豁然貫通之妙了。

三、應該使學習者先識辭性後辨讀音

寫到這裏，一定有人會懷疑我硬要叫青年注意讀音是開倒車的主張。可是，我得申明自己的意見並不是站在小學的立場，壓根兒我個人對於小學就沒有深切的研究，不過覺得中國文字既有那麼許多缺點，而語法關係又常常有無法表示之缺陷，則讀音之有助於單字在句子中辭性明朗的作用，是不容否認的。所以我認為在仍需以現存的中國文字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的這一條件之下，我們當然應該盡可能地來彌補它的缺點。現在，既從中國文字本身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異義異音的狀態，那末我們就只有暫時接受之一法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分別清楚，究竟是辭性重要呢？還是讀音重要呢？我們在教授一般青年的時候，是應該比較重視學習者對於單字辭性的認識呢？還是應該以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於糾正他們的讀音呢？我的肯定的答覆是辭性的識別較重於讀音的糾正，而且訓練學習者認識辭性應先於辨別讀音。因為語文訓練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叫人獲得以文字適當

地表達情意的技巧，所以對於單字辭性的認識，以及牠在句子裏所起的語法上的作用，是必須徹底了解的。至於讀音稍有訛誤，只要他對於語法的觀念很清楚，似乎還無多大關係。不過，我們當然不能放棄糾正讀音的責任，但是輕重先後之間，則務須胸有成竹，方不至將學習者引入歧途。

例如「別」若作區別解，應讀若鞭入聲；若作離別解，便讀若便入聲。「射」若用作名詞，指發矢之技術，「禮樂射御書數」的「射」字，應讀如蛇去聲；若用作動詞，爲發矢及物之意，如「子都自下射之顛」的「射」字，應讀實入聲。「食」若作食物解爲名詞，應讀蝕入聲；若作以與食人解爲動詞，應讀寺去聲。「說」若作論述解，應讀輸燕切入聲；若作遊說解，意爲以言語諭人使從己，便應讀稅去聲。「校」若音教時，可作名詞用，如將校尉，上校中校少校即是；亦可作動詞用，如校對，校勘即是；但若音效時，則只能作名詞，如學校即是。「易」若作交換解，應讀亦入聲，如變易，易地，易簣，以至貿易，易經之類皆是；若作不難解，應讀異去聲，如容易，平易，輕易，「長安居大不易」之類皆是。此等字普通人往往漫不經意，青年學子，自亦人云亦云，隨聲附和，我們倒不必斤斤計較，苛責過分。至於特殊異讀者，如「射」用作官名「僕射」，山名「姑射」，應讀夜；六律「無射」應讀亦或妒；「食」人名鄆食其，審食其應讀異之類；更毋庸責青年以必須牢記了。可是假如指導得法，青年們是不難從閱讀經驗中將這些字的讀音辨別清楚的。

還有常人最易混淆之字音：如「數目」的「數」應讀朔搭切去聲，「數計」的「數」應讀疏羽切入聲，「頻數」的「數」應讀疏渥切音朔入聲；「心思」的「思」應讀司平聲，「詩思」的「思」的「思」應讀四去聲，「于思于思」的「思」應讀腮平聲；「居處」的「安居」的「居」應讀車平聲，「其意何居」的「居」應讀基平聲；「差錯」的「差」應讀初佳切平聲，「差使」「差遣」的「差」應讀尺埃切平聲，「參差」「等差」的「差」應讀雌平聲；「強弱」的強應讀渠良切平聲，「勉強」的「強」應讀其兩切上聲，「屈強」的「強」應讀其亮切去聲；「度量衡」的「度」應讀渡去聲，「村度」的「度」應讀鐸去聲；「士卒」的「卒」應讀租忽入聲，「倉卒」的「卒」應讀猝入聲；「咽喉」的「咽」應讀平聲，「不能下咽」的「咽」應讀宴去聲，「嗚咽」的「咽」應讀噎入聲；「分別」的「分」應讀方文切平聲，「名分」「分位」「分量」的「分」應讀符問切去聲；「賜予」的「予」應讀與上聲，作「我」解應讀余平聲；「甲乙丙丁」「丁口」「丁甯」「丁東」「丁艱」的「丁」應讀低經切平聲，「伐木丁丁」的「丁」應讀爭平聲……之類，舉不勝舉。我們不可故意苦人所難，以此束縛青年，應該讓他們慢慢地從經驗中找到適當的讀音。

以上所述，完全基於語文教學的觀點，實在只是權宜之計。但是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對於中國語拉丁化及世界語的運動，不禁抱着無限的熱望。可是，合理的語言文字不

是一個人可以一朝創造出來的。讓我們細細的咀嚼「現存的民族文語之中，包含着許多的國際的要素，它愈益生長着；然而縱使把它置之不顧，這種最後的要求（誰也能直接了解的言語）也要求捨棄先驗性之原則，從哲學語之研究，轉而企圖經驗地建設言語，即以總合現存的文化的言語之共通的邏輯的正確要素為基礎，企圖在那上面去建設言語。因此，言語計劃者，逐漸地不能離去言語之一般的發展，而要在和它密接的關係之下，創造新的合理的言語」這幾句話吧！

是的，語言文字的發展是逐漸向着合理的條件邁進的，中國文字的不合理的特徵是更外明顯，而我們的青年却不得不勇敢地來學，我們做語文教師又不得不老着面皮來教，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此，目前的問題是要在可能範圍內使它合理化一點，使它更容易學一點。我之所以執筆作此文者，其故蓋亦由於欲稍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綿力而已。

濟慈：夜鶯歌

顧民元譯
質人註釋

(Keats: Ode to a Nightingale)

一般高中學生在讀了好些中國古代的詩、詞、曲以後，很自然地要求教師選些新的作品；教師爲了不使學生對於新詩歌的觀念愈來愈迷亂，除去提出新詩歌底理論問題和學生共同解決，並且切實地說明詩歌內容底重要性，也應該設法在形式方面給學生以新的啓發。一位老先生有『廣求百域腴詩味』的句子，我們如果認爲五四以後的創作很少適宜的教材，那麼正不妨尋找比較完美的譯品來代替。濟慈底夜鶯歌以想像豐饒、韻律諧美成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底傑作，民元直譯出來的頗能傳出原有的精神，比起徐志摩用散文重寫的、傅東華用舊的吐屬達詣的，似乎要高明些：把她作爲高中二年級的教材，程度正合。註釋雖似蛇足，却是講授經驗底結晶。作者傳略附在最後，聊供採用這一篇教材的同志們參考。質人識。

心痛，神智因爲睡思的渾沌

~~~~~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而痺疼，我如像是飲了毒鴉，  
又如像是喫盡了鴉片一份，  
才喫盡，在向忘川之中沉淪；  
這並非嫉羨你歡樂的命運，  
却是過分樂意於你底歡欣，  
你林間的黛萊德翅膀輕輕，  
藏在那有繁縷的陰影交橫，  
樺木蒼蒼，一處韻致的地分，  
極流麗地唱出夏天底妙音。

哦，一鍾葡萄釀啊，那個曾經  
多年來在深掘的地下陳蓄；  
意味着東君來臨，田野青青，  
舞蹈歌詠，陽光熠耀的懽忻！  
哦一杯啊注滿南天的溫暾，  
注滿紅紅的真的希潑克淋，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One minute past, and Lethe-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

That thou, light-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

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II

O, for a draught of vintage! that hath been

Cool'd a long age in the deep-delved earth,

Tasting of Flora and the country green,

Dance, and Provencal song, and sunburn'd mirth!

O for a beaker full of the warm South,

Full of the true, the blushful Hippocrene,

珠似的泡沫還在杯底邊層，  
 與點染成紫色的杯口閃眴，  
 我要喝呀，喝了棄世於無形，  
 和同你，隱入那昏黯的林蔭，  
 遙遠地隱去，離開，而且忘罄  
 那些你在枝葉間無從知聞  
 的：這里的厭倦、熱狂、與煩悶！  
 這里人們坐聽着各自呻吟；  
 龍鍾搖落盡了衰老的髮莖；  
 青春變成了慘白、幽瘦、死瞑；  
 祇一思索啊，便得萬分憂心，  
 並絕望地論起鉛定的眼神，  
 美麗保不住光奕奕的眼睛，  
 新歡給的哀矜過不了明晨。

With beaded bubbles winking at the brim,  
 And purple-stained mouth;  
 That I might drink, and leave the world unseen,  
 And with thee fade away into the forest dim:

## III

Fade far away, dissolve and quite forget,  
 What thou among the leaves hast never known,  
 The weariness, the fever, and the fret,  
 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Where palsy shakes a few, sad, last gray hairs,  
 Where youth grows pale, and spectre-thin, and dies;  
 Where but to think is to be full of sorrow  
 and leaden-eyed despair,  
 Where Beauty cannot keep her lustrous eyes,  
 Or new Love pine at them beyond to-morrow.

## IV

去吧！去吧！我要來和你同行，  
不用擺可斯底車輪與豹羣，  
縱然昏昏的頭腦迷亂遲鈍，  
但御那詩篇看不見的羽翎，  
於是和同你！多柔美哪夜景，  
也許月后會踏上她底殿廷，  
團集了她全部星星的仙靈，  
不過目下却無有那些光明，  
除輕颺一陣帶着天色降臨，  
穿透了綠勃勃蜿蜒的苔徑。

看不出什麼繁花開在左近，  
或是枝頭懸着些什麼清芬，  
但薰香的暗裏，想像能分清，  
季候月令賦予的各種芳馨，  
那茂草，雜樹，與野生的菓本；

Away! away! for I will fly to thee,

Not charioted by Bacchus and his yards,

But on the viewless wings of Poesy,

Though the dull brain perplexes and retards:

Already with thee! tender is the night,

And haply the Queen-Moon is on her throne,

Cluster'd around by all her starry Fays;

But here there is no light,

Save what from heaven is with the breezes blown

Through verdurous glooms and winding mossy ways

V

I cannot see what flowers are at my feet,

Nor what soft incense hangs upon the boughs,

But, in embalmed darkness, guess each sweet

Wherewith the seasonable month endows

The grass, the thicket, and the fruit-tree wild;



牧地的薔薇和山楂底白蒿；  
 葉葉蓋着，快要凋零的紫莖；  
 還有五月中旬底驕子，滿凝  
 醇露的，到夏夜低語的青蠅  
 羣集着的，麝香玫瑰底初英。

幽暗裏我在諦聽；好些時辰，  
 我幾乎愛上了安逸的死靜，  
 以潛切的雅韻喚他底嘉名，  
 將我微弱的氣息取往空冥；  
 這時特別感覺着死底適應，  
 死在中夜，再沒有什麼痛疼，  
 而你正傾瀉出了你底靈魂，  
 傾瀉得用如此的一種熱情！  
 你要儘儘唱吧，我漸漸聾瘖；  
 隨你底薔露，化入一座荒墳。

White hawthorn, and the pastoral oglantine;

Fast fading violets cover'd up in leaves;

And mid-May's eldest child,

the coming musk-rose, full of dewy wine,

The murmurous haunt of flies on summer eves,

VI

Darkling I listen; and, for many a time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Call'd him soft names in many a mused rhyme,

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

Now more than ever seems it rich to die,

To cease upo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

While thou art pouring forth thy soul abroad,

In such an ecstasy!

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非爲死而生，你不朽的飛禽！  
 沒有恐慌的年代將你蹂躪；  
 這一夜我聽到的你底歌詠，  
 亦給過遠古的公侯與庶民；  
 同樣的詞曲也許曾經透進  
 了羅絲懷鄉病的憔悴之心，  
 常她含淚立在異國的稻塍，  
 又一樣的，也許時時地陶薰  
 了開向汪洋的魔幻的窗櫺，  
 在兇險的海裏，仙境啊伶仃。

伶仃，這有力的字像是鐘聲，  
 曳引我從你回到真我自身！  
 別了！幻象終難欺瞞得適稱  
 她所演來的，她狡詐的妖精。

## VII

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 immortal Bird!  
 No hungry generations tread thee down;  
 The voice I hear thi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Perhaps the self-same song that found a path,  
 Through the sad heart of Ruth, when, sick of home,  
 She stood in tears amid the alien corn;  
 The same that oft-times hath,  
 Charm'd magic casements, opening on the foam  
 Of perilous seas, in faery lan'gs forlorn.

## VIII

Forlorn! the very word is like a bell,  
 To toll me back from thee to my sole self!  
 Adieu! the fancy cannot cheat so well,  
 As she is fam'd to do, deceiving elf.

別了！別了！你哀怨之辭消沈，  
經過近一帶草原，掠過溪津，  
越過山麓，目今則已然埋埋；  
深深地埋埋在那方的林際；  
是憧憬，還是一場醒的夢境？  
聽那散失的樂音——

我睡麼醒？

Adieu! adieu! thy plaintive anthem fades  
Past the near meadows, over the still stream,  
Up the hill-side; and now its buried deep  
In the next valley-glades:  
Was it a vision, or waking dream?  
Fled is that music:— Do I wake or sleep?

(註)行四忘川：(Lethe)地獄底河流，飲其水即忘却一切。

行七黛萊德：(Dryad)女神，司山林。

行十三東君：(Flora)女神，司春與花，此處意即指春與花。故譯作東君。

行十四歌詠：前原有繫詞 (Tirvengal)，意即泊洛文斯地方的。泊洛文斯是法國南部省名。歌詠指十一至十三世紀盛行該處的行吟詩人 (Troubadour) 底作品。

行十六希潑克淋：(Hippocrate) 詩神所居赫立特山間的一種泉水，不常流，飲之便成詩人。

行二十二擺可斯：(Bacchus) 酒神，其車虎豹獅等御之。

行六十六羅絲：(Ruth) 舊約裏的一位女角色。舊譯路得，有路得記。

(釋)行一至十：詩人開始寫這首詩，他聽夜鶯底歌唱已經多時了。夜鶯底歌唱幽麗得令人以為是女神底仙音。詩人陶醉了；他怯弱的心幾乎不能支持這極度的暢美之感；他睡也似的麻木而且出神地遺忘了自己。

行十一至二十：詩人又把夜鶯底歌唱比成一杯意味濃郁的醇酒，一杯神話裏的詩之泉；他願意喝這一杯，並

且去與夜鶯度同樣的生活。

行二十一至三十：詩人相信夜鶯底生活沒有人世間底種種苦惱……

行三十一至四十：詩人更相信夜鶯能引他向光明仙境去；他要在陶醉的麻木之中寫出詩來作他底飛行之翼。接着對於仙境的幻想而來，他終於感到當前的夜原來是暗淡的。

行四十一至五十：他依然沈迷在夜鶯底歌聲中；暗淡雖使他看不見，然而花木底馨香仍然美化了他底那夜鶯的場合。

行五十一至六十：夜鶯底歌聲愈來愈動人，詩人願意死，他真願意死在這樣的場合裏；他完全為夜鶯底歌聲底全然的美所蠱惑了。

行六十一至七十：祇有夜鶯，祇有全然的美，才是不死的。詩人還相信古時候離鄉背井的羅絲在田裏聽見過夜鶯歌唱，被禁在魔術師所造的仙島上的女郎在窗邊也聽見過夜鶯歌唱，而且她們聽見的和如今聽見的毫無二樣。

行七十一至八十：夜鶯底歌聲給了詩人許多幻象；幻象終於都破滅了。——詩人正在想像仙島底伶仃，原來他自己也伶仃了。夜鶯已經飛去，他底歌唱、遠遠地、終於聽不到了。詩人還有點糊塗，夜鶯底歌唱對於他會不會僅是幻美的夢境？如果是，他現在怕還沒有醒透呢！

(作者傳略)濟慈(John Keats)在英國浪漫主義三大詩人(彌倫，雪萊，濟慈)中最為短命(一七九五—一八二一)。幼年處境甚苦，只在村學裏學得一些。後來做醫生底徒弟。一八一七年第一詩集出版，便開始了詩人底遊歷生活。一八一八年出版第二詩集。一八二〇年帶着肺病遊意大利，第二年便客死在羅馬。只二十六歲，却留下好些佳妙的作品。因為感興敏捷，又把『美』當作理想，他底詩表現出來的浪漫主義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雖然，在世時我們底作者是非常寂寞的。樹下寫成夜鶯歌，他正領着沈重的憂傷，爲了他兄弟底不幸死於肺病

## 徐志摩發表於「小說月報」的夜鶯歌

### 一

「這唱歌的，唱這神妙的歌的，決不是一隻平常的鳥：她一定是一個樹林裏美麗的女神，有翅膀會得飛翔的。她真樂呀，你聽獨自在黑夜的樹林裏，在枝幹交叉，濃蔭如織的青林裏，她暢快的開放她的歌調，讚美着初夏的美景，我在這裏聽她唱，聽的時候已經很多，她還是恣情的唱着；啊，我真被她的歌聲迷醉了，我不敢羨慕她的清福，但我却讓她無邊的歡暢催眠住了，我像是服了一劑麻藥，或是喝盡了一劑鴉片汁，要不然爲什麼這昏昏昏迷離的像進了黑甜鄉似的，我感覺着一種微倦的麻痺，我太快活了，這快感太尖銳了，竟使我心房隱隱的生痛了！」

### 二

「你還是不倦的唱着——在你的歌聲裏我聽出了最香冽的美酒的味兒。呵，喝一盃陳年的真葡萄酒都痛快！那葡萄酒是長在暖和的南方的，普魯斯那種地方，那邊有的是幸福與歡樂，他們男的女的整天在寬闊的太陽光底下作樂，有的攜着手跳春舞，有的彈着琴唱戀歌；再加那遍野的香草與各樣的樹馨——在這快樂的地下他們有酒窖埋着美酒。現在酒味益發的澄靜，香冽了。真美呀，真充滿了南國的鄉土精神的美酒，我要來引滿一盃，這酒好比是希寶克林靈泉的泉水，在日光裏灑灑發虹光的清泉，我拿一隻古爵盛一個撲滿。呵，看呀！這珍珠似的酒沫在這盃邊上發瞬，這盃口也叫紫色的濃漿染一個鮮豔；你看看，我這一口就把這一大盃酒吞了下去——這才真醉了，我的神魂就脫離了軀壳，幽幽的辭別了世界，跟着你清唱的音響，像一個影子似澹澹的掩入了你那沉沉的林。」

### 三

「想起這世界真叫人傷心。我是無沾戀的，巴不得有機會可以逃避，可以忘懷種種不如意的現象，不比你在青林

茂蔭裏過無愛的生活，你不知道也無須過問我們這寒儉的世界，我們這裏有的是熱病，厭倦，煩惱，平常朋友們見面時只是愁顏相對，你聽我的牢騷，我聽你的哀怨；老年人耗盡了精力，聽憑痲痺症搖落他們僅存的幾莖可憐的白髮；年輕人也是叫不如意事蝕空了，滿臉的悴憊，消瘦得像一個鬼影，再不然就進墓門；真是除非你不想他，你一想的時候就不由得你發愁，不由得你眼睛裏鈍遲遲的充滿了絕望的晦色；美更不必說，也許難得在這裏，那裏，偶然露一點痕跡，但是轉瞬間就變成落花流水似沒了，春光是一挽留不住的，愛美的人也不是沒有，但美景既不常駐人間，我們至多只能實現暫時的享受，笑口不曾全開，愁顏又回來了！因此我只想順着你歌聲離別這世界，忘却這世界，解化這憂鬱沉沉的知覺。」

## 四

「人間真不值得留戀，去吧，去吧！我也不必乞靈於塔克司（酒神）與他那寶釐前的文豹，只憑詩情無形的翅膀我也可以飛上你那裏去。呵，果然來了！到了你的境界了！這林子裏的夜是多溫柔呀，也許皇后似的明月此時正在她天中的寶座上坐着，周圍無數的星辰像侍臣似的拱着她。但這夜却是黑，闇陰陰的沒有光亮，只有偶然天風過路時把這青翠蔭蔽吹動，讓半亮的天光絲絲的漏下來，照出我脚下青茵濃密的地土。」

## 五

「這林子裏夢沉沉的不漏光亮，我脚下踏着的不知道是什麼花，樹枝上滲下來的清馨也辨不清是什麼香；在這薰香的黑暗中我只能按着這時令猜度這時候青草裏，矮叢裏，野果樹上的各色花香；——乳白色的山橙花，有刺的野薔薇，在葉叢裏掩蓋着芝羅蘭已快萎謝了，還有初夏最早開的麝香玫瑰，這時候準是滿承新鮮的露釀，不久天暖利了，到了黃昏時候，這些花堆裏多的是採花來的飛蟲。」

我們要注意從第一段到第五段是一順下來的：第一段是樂極了的讚語，接着第二段聲調跟着南方的陽光放亮了一些，但情調還是一路的纏綿。第三段稍為激起一點浪花，迷離中夾着一點自覺的憤慨，到第四段又沉了下去，從

already with thee 起，語調又極幽微，像是小孩子走入了一個陰涼的地窖子，骨髓裏覺着涼，心裏却覺着半害怕的特別意味，他低低的說着話，帶顫動的，斷續的；又像是朝風上來吹斷清夢時的情調；他的詩魂在林子的黑蔭裏聞着各種看不見的花草的香味，私下一一的猜測訴說，像是山澗平流入湖水時的尾聲……這第六段的聲調與情調可全變了；先前只是暢快的愉快，這下竟是極樂的讚語了。他樂極了，他的靈魂取得了無邊的解脫與自由，他就想永保這最痛快的俄頃，就在這時候輕輕的把最後的呼吸和入了空間，這無形的消滅便是極樂的永生；他在另一首詩裏說——

I know this being's lease,

My fancy to its utmost bliss spreads,

Yet could I on this very midnight cease,

And the worlds gaudy ensign see in shreds,

Verse, Fame and Beauty are intense indeed,

But Death intenser—Death is Life's high Meed.

在他看來，（或是在他想來），「生」是有限的，生的幸福也是有限的——詩，聲名與美是我們活着時最高的理想，但都不及死，因為死是無限的，解化的，與無盡流的精神苦投契的，死才是生命最高的蜜酒，一切的理想在生前只能部分的，相對的實現，但在死裏却是整體的絕對的諧合，因為在自由最博大的死的境界中一切不調諧的全調諧了，一切不完全的全完全了，他這一段用的幾的狀態詞要注意，他的死不是苦痛；是“Painless death”，舒服的，或是竟可以翻作『逍遙的死』還有他說“Quiet breath”，幽靜或是靜的呼吸，這個觀念在濟慈詩裏常見，很可注意；他在一處排列他得意的幽靜的比象——

AUTUMN SUNS

Smiling at eve upon the quiet sheaves,

Sweet Sappho's Cheek—a speeding infant's breath—

The gradual sand that through an hour glass runs

A woodland rivulet, a poet's death.

秋田裏的晚霞，沙浮女詩人的香腮，睡孩的呼吸，光陰漸緩的流沙，山林裏的小溪，詩人的死。他的詩裏充滿着靜的，也許香豔的，美麗的靜的意境，正如雪萊的詩裏無處不是動，生命的振動，劇烈的，有色彩的，嘹亮的。我們可以拿濟慈的秋歌對照雪萊的西風歌，濟慈的夜鶯對比雪萊的雲雀，濟慈的憂鬱對比雪萊的雲，一是動，舞，生命，精華的，光亮的，搏動的生命，一是靜，幽，甜熱，漸緩的，『奢侈』的死，比生命更深奧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懂了他的生死的概念我們再來解釋他的詩：

六

『但是我一面正在猜測着這青林裏的這樣那樣，夜鶯他還是不歇的唱着，這回唱得更濃更烈了。（先前只像荷池裏的雨聲，調雖急，韻節還是狼勻淨的；現在竟像是大塊的驟雨落在盛開的丁香林中，這白英在狂顛中繽紛的墮地，雨中的一陣香雨，聲調急促極了），所以他竟想在這種樂中靜靜的解化，平安的死去，所以他竟與無痛苦的解脫發生了戀愛，昏昏的隨口編着鍾愛的名字唱着讚美他，要他領了他永別這生的世界，投入永生的世界。這死所以不僅不是痛苦，真是最高的幸福，不僅不是不幸，並且是一個極大的奢侈；不僅不是消極的寂滅，這正是真生命的實現。在這青林中，在這半夜裏，在這美妙的歌聲裏，輕輕的挑破了生命的水泡，呵，去吧！同時你在歌聲中傾吐了你的內蘊的靈性，放膽的盡性的狂歌好像你在這黑暗裏看出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在你的聲腔中實現了比快樂更快樂的快樂：——我即使死了，你還是繼續的唱着，直唱到我聽不着，變成了土，你還是永遠的唱着。』

這是全詩精神最飽滿音調最神靈的一節，接着上段死的意思與永生的意思，他從自己又回想到那鳥的身上，他想到我可以在這歌聲裏消散，但這歌聲的本體呢？聽歌的人可以由生入死，由死得生，這唱歌的鳥，又怎樣呢？以前的六



節都是低調，就是第六節調雖變，音還是像在浪花裏浮沈着的一張葉片，浪花上湧時葉片上湧，浪花低伏時葉片也低伏；但這第七節是到了最高點，到了急調中的急調——詩人的情緒，和着鳥的歌聲，盡情的湧了出來；他的迷醉中的詩魂已經到了夢與醒的邊界。

## 七

「方才我想到死與滅亡，但是你，不死的鳥呀，你是永遠沒有滅亡的日子，你的歌聲就是你不死的一個憑證。時代儘遷異，人事儘變化，你的音樂還是永遠不受損傷，今晚上我在此地聽你，這歌聲還不是在幾千年前已經在着，富貴的王子曾經聽過你，卑賤的農夫也聽過你；也許當初羅司那孩子在黃昏時站在異邦的田裏割麥，他眼裏含着一包眼淚思念故鄉的時候，這同樣的歌聲，曾經從林子裏透出來，給她精神的慰安，也許在中古時期幻術家在海上變出蓬萊仙島，在波心裏起造着樓閣，在這裏面住着他們攝取來的美麗的女郎，他們憑着窗戶望海思鄉時，你的歌聲也曾經感動她們的心靈，給他們不安與愉快。」

這節裏 Ruth 的本事是在舊約書裏 Ruth: Book of Ruth，她是嫁給一個客民的，後來丈夫死了，她的姑要回老家，叫她同自己的家再嫁人去，羅司一定不肯，情願跟着她的姑到外國去守寡，後來她在麥田裏收麥，她常常想着她的本鄉，濟慈就應用這段故事。

## 八

這段是全詩的一個總束，夜鶯放歌的一個總束，也可以說人生的大夢的一個總束。他這詩裏有兩相對的（動機）；一個是這現世界，與這面目可憎的實際的生活；這是他巴不得逃避，巴不得忘却的，一個是超現實的世界，音樂聲中不朽的生命，這是他所希望的，他要實現的，他願意解脫了不完全時的生為要化入這完全的永久的生。他如何去法，憑酒的力量可以去，憑詩的無形的翅膀亦可以飛出塵寰，或是聽着夜鶯不斷的唱聲也可以完全忘卻這現世界的種種煩惱。他去了，他化入了溫柔的黑夜，化入了神靈的歌聲——他就是夜鶯，夜鶯就是他。夜鶯低唱時他也低唱，高

唱時他也高唱，我們辨不清誰是誰，第六第七段充分發揮「完全的永久的生」那個動機，天空裏，黑夜裏已經充塞了音樂——所以在這裏最高的急調尾聲一個字音 *tonion* 裏轉回到那一他個動機，他所從來那現實的世界；往來穿着的還是那一條線，音調的接合，轉變處也極自然；最後抹和那兩個相反的動機，用醒（現世界）與夢（想像世界）結束全文，像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裏，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餘音還在山壑裏迴盪着，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沈入了無底的深潭……音樂完了，夢醒了，血嘔盡了，夜鶯死了！但他的餘韻却孿孿的永遠在宇宙間迴響着……

## 傅東華發表於「文學」的夜鶯歌

### 一

我心隱痛，我覺痠癢欲夢，  
宛若毒芹纜服，官感昏憒，  
方滿飲阿芙蓉，心神慵慵，  
已向迷魂河內沉沒茲躬；  
非爲羨君佳福，妬心潛蓄，  
乃見君盡歡，不期我狂樂，  
難約束，致沉醉一如擺毒！  
吁嗟君本林間輕翅神，  
棲止唯佳境，綠枝籠密影，  
君乃放歌吟夏，清喉快勝。

### 二

吁嗟我安得一酌葡萄酒！  
須清冽，經土窖深藏歲久，  
飲之添遐想，繁花並綠幃，  
歸陽懷嬉，歌舞念南州，  
噫！安得南國陽和暖青爵，  
斟滿真馬泉顏色如丹渥，  
溶溶泛紫波，盪盪眩珠目；  
吁嗟此酒何當快意傾，  
傾罷悄然離此世，別人塵，  
我便與君借逝，於彼幽林：

### 三

逝欲遠，願得解化如雲烟，  
忘勞倦，不復知病鍊，憂煎；  
君在林間，未解吾人哀怨，  
甯知我人間相對但相憐；  
老者髮星星，搖落隨衰病，  
少者苦憔悴，俄然與鬼隣；  
念茲心愁煩，意冷睛無明；  
吁嗟如此人間安得美！  
乍見如花媚，明日還須萎，  
徒教追墓者，獨懷空傷悲。

## 四

去去莫留停，我飛欲就君，  
 無用酒神司御，文豹推輪，  
 詩情自有翼，飄忽駕吾行，  
 唯有冥頑徒，趁趨乃勿進；  
 候鳥到君前，夜氣正如綿，  
 月后殆昇座，惆悵空依曠，  
 四周環待者，粲粲有羣仙；  
 吁嗟此光恨不到人間，  
 祇偶見一絲隨風漏自天，  
 飄過幽薜惹翠，曲徑苔錢。

## 五

夜冥冥，足畔繁花辨不清，  
 香習習，枝頭芬菲指難名，  
 但能按月令，一一編詳定，  
 叢叢樹樹，料應何種流馨；  
 當是白山楂，薔薇野地花，  
 蘿蘭行且謝，密葉似披紗，  
 復有麝香玫瑰，孟夏先葩：

吁嗟此花含露如漉酒，

夏夜集飛虫，營營驅不走，

想此時此地花中應亦有。

## 六

林黑影迷離，聽久神肅馳，  
 但欲偷然死，慕此心如疑，  
 我乃製佳章，低呼數禱之，  
 冀我恬愉一息收入雲霓；  
 莫嫌早，欲死無如此時好，  
 趁君方極歡，精魂飛八表，  
 畢命在午夜，料應無苦惱！  
 吁嗟我死君歌當未休，  
 想安靈高曲空爲我而謳，  
 我已是衰草萋萋土一坏。

## 七

嗟君乃仙鳥，千秋長不老！  
 縱遭飢饉歲，君命依然保；  
 今宵我所聞，萬古同佳好，  
 昔日帝王耽庶並先聞到：

君此歌，曾教路得淚滂沱，

心懷故鄉土，身伴異鄉禾，

聞音益悵觸，悲感自然多。

吁嗟君歌感人一何深！

淒涼仙島上，昔禁受冤人，

亦以聞君歌，快意聊慰情。

## 八

淒涼！淒涼！此語竟如鐘響，  
 催我離君去，返我臭皮囊！  
 別矣！幻想難復使我迷罔，  
 縱彼素槍狡，但能欺魍魎。  
 別矣！別矣！君之哀歌逝矣，  
 冉冉越近野，忽忽渡前溪，  
 遙遙上山麓，墜谷終希夷。  
 我豈神往而遇斯境耶？  
 抑方我心癡而造此幻景？  
 今樂道，我又安知夢也真？

這本有徐志摩先生的譯文，且早已有些中學國文讀本將牠選入了。不過徐先生的原意似乎只求人了解這歌的精神，沒有要人欣賞牠的藝術，所以他是「用散文譯過他的意思來看的」。用散文譯詩，原也未嘗不可允許，但是徐先生爲求讀者容易懂得起見，曾在他的譯文裏加了許多「油水」進去，或竟把原文的順序全然顛倒，因此像他這樣的譯文其實只能算是一種解釋，不能算是繙譯，結果是，至多只剩得戈斯所說的那樣一口「詩的溶液。」我現在企圖把這溶液仍舊恢復做結晶，意思是要讀者可以把這味妙品放在口裏慢慢的咀嚼，不好放開喉嚨直灌下去。……（傅東華譯後記）。

質人按：「加進油水」，「顛倒順序」，傅東華先生似亦坐此二病。原詩音調諸美，格式嚴整，然而和夜鶯歌唱底高低疾徐一致，旋律多有優美的變化。傅先生以爲間句押韻不合中國習慣，其實音步底成例也是不能如法泡製的：傅譯一節換韻兩次比起民元底一韻到底，好像反是一韻到底能藉平仄底錯綜表出原來旋律變化底精工。傅先生以爲他底譯文可以和原詩同用一種樂譜：然而如果有人替夜鶯歌製譜，原詩每節第八行獨少兩音步未必使譜底那一行獨少幾拍子；如果真有樂譜，民元底每行十一字大概也一樣配得上。我想民元在決定採取現有的外形時一定考慮過一番，這里我底按語作爲一種說明或者不算阿其所好吧。

# 欣賞輔導

明圓

## 父親

梭羅訶夫 作

魯迅 譯

太陽只在哥薩克村邊的灰綠的叢林後面，衰弱地眯眼了。離村不遠是渡船，我必須用這渡到頓河的那一岸去。我走過溼沙，從中就升起腐敗的氣味來，好像溼透的爛樹。道路彷彿是紛亂的兔子脚印一般，蜿蜒着出了叢林。腫脹的通紅太陽，已經落在村子那邊的坟地裏。我的後面，在枯燥的雜樹間緩步着莽蒼蒼的黃昏。

渡船就繫在岸邊，閃着淡紫的水在牠下面窺伺，櫓在輕輕的跳動，向一邊迴旋，櫓也啞啞作響。

船夫正在用汲水勺刮着生了青苔的船底，將水潑出外面去。他仰起頭來，用了帶黃的、歪斜的眼睛看我，不高興地相罵似的問道：

「要擺渡麼？立刻行的，這就來解纜子。」

「我們兩個就可以開船麼？」

「也只得開①④。立刻要夜了。誰知道可還有什麼人來呢。」他捲着褲腳，又向我一看，說：

「看起來，你是一個外路人，不是我們這裏的。從那①⑤來的呀？」

「我是從營裏回來的。」

那人將帽子放在小船裏，擺一擺頭，搖開了夾着黑色的，高加索銀子①⑥一般的頭髮，向我使一個眼色，就露出他那蛀壞的牙齒來①⑦。

「請了假呢還是這麼一回事，——偷偷的？」

「是退了伍的。我的年限滿了。」

「哦……哦。那麼是可以閑散了的……」①⑧

我們搖起橈子來。頓河却像開玩笑似的總將我們運進那浸在岸邊的森林的新樹裏面去。水激着容易破碎的龍骨，發出分明的聲音①⑨。綻着藍的脈管的船夫的赤腳，就像成網的粗大的筋肉一樣。冷得發了青的腳底，堅韌的牢踏在滑滑的斜梁上。臂膊又長又壯，指節粗大到突了起來。他瘦而狹肩，彎了腰，堅忍的在搖橈，但橈却巧妙的劈破波頭，深入水裏去了。

我聽到這人的調勻的，無礙的呼吸②①。從他那羊毛線衫上，湧出汗和烟草，以及水的淡泊味的撲鼻的氣味來②②。他忽然放下橈，回頭向我道：

『看起來好像我們進不去了，我們要在這裏的樹林裏給擠破的了。真糟！』<sup>(一)</sup><sup>(二)</sup>  
 被一個激浪一打，船就撞在一塊峻峭的岩石上。牠將後尾拚命一擺，於是總是傾側着  
 向森林進行。<sup>(三)</sup><sup>(四)</sup>

半點鐘後，我們就牢牢地夾在浸水的森林的樹木之間了。櫓也斷了。在櫓臍上，搖搖擺擺的飄動着挫折的斷片。水從船底的一個窟窿裏，滔滔的湧進船裏來。我們只好在樹上過夜。船夫用腿纏住了樹枝，蹲在我的旁邊。他吸着烟斗，一面談天，一面傾聽着野鵝的劃破我們上面那糊似的昏暗的鼓翼的聲響<sup>(五)</sup><sup>(六)</sup>。

『唔，唔，你是回家去的；母親早在家裏等着哩，她知道；兒子回來了，養她的人回來了；她那年老的心，要暖熱起來了。是的……可是你也一定知道，她，你的母親，白天爲你担心，夜裏總是淌着酸辛的眼淚，這在她也全不算什麼一回事……她們都是這樣的，只要是她們的疼愛的兒子；她們都是這樣的……<sup>(七)</sup><sup>(八)</sup>如果你們不是自己生了孩子，撫育起來，你們就永不會知道你們父母的辛苦的心<sup>(九)</sup><sup>(十)</sup>。可是凡是做母親的，或是做父親的，都得爲孩子們喫多少苦呵！』

會有這等事的，剖魚的時候，女人弄破了那魚的苦胆。那麼你舀起魚羹來，就要苦得喝不下去<sup>(十一)</sup><sup>(十二)</sup>。我也正是這樣的。我活着，但是總得喫那很大的苦。我耐着，我熬着；但我也時時這樣想：「生活，生活，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是你這壞透了的生活的收場呢？」

你不是本地人，是一個外路人，你告訴我，恐怕我倒是一條繩套在頸子上的好罷<sup>⑧</sup>。

我有一個女孩子，她名叫那泰沙，她十六歲了。十六歲<sup>⑨</sup>。她對我說：「爸爸，我不願意和你同桌吃東西。我一看見你的兩隻手，」她說，「就記起了你就是用了這手殺掉哥哥的，我的身子裏就神魂喪失了。」

但這些事都是爲了誰呢？那蠢才却不知道。這正是爲了他們，爲了孩子們呵。<sup>⑩</sup>

「我早就結了婚，上帝給我的是一個兔子<sup>⑪</sup>一樣很會生養的女人。她接連給我生下了八個喫口<sup>⑫</sup>，到第九個，她也完結了。生是生得好好的，但到第五天，她就死在熱症裏。我成了單身了，說起孩子們來，上帝却一個也不招去，雖然我那麼懇求……<sup>⑬</sup>我那個大兒子叫伊凡。他是像我的；黑頭髮，整齊的臉貌。是一個出色的哥薩克，做工也認真。別一個男孩子比伊凡小四歲。像母親的<sup>⑭</sup>。小個子，但是大肚子。淡黃頭髮，幾乎是白的了，眼睛灰藍的。他叫達尼羅，是我最心愛的孩子。別的七個呢，最大的是女兒，另外都是小蟲子……」

我給伊凡在本村裏結了婚，他也立刻生了一個小傢伙。給達尼羅，我也正在搜尋着門當戶對的<sup>⑮</sup>，可是不平靜的時代臨頭了<sup>⑯</sup>。我們的哥薩克村裏，大家都起來反對新政



權。這時伊凡就闖到我這里來；「父親」他說，「同去吧，我們同革命軍去！我以基督之名請求你！我們應該幫革命軍的，因為牠是很正當的力量(七)。」

達尼羅也想勸轉我。許多工夫，他也懇求我，開導我。但是我對他們說；「我是不來強制你們的。你們願意往那去，去就是。可是我呢，我留在這里，你們之外，我還有七張嘴哩，而且張張都得喂的。」

他們於是離了家。在村子裏，人們都武裝起來了。無論誰，他有什麼就用什麼。可是他們也來拉我了；上戰線去！我在會場上告訴大家道：

「村人們，叔伯，你們都知道的，我是一個家長。我家裏有七個孩子躺在木榻上，我一死，誰來管我的孩子們？」

我要說的話，我都說了，但是沒有用。誰也不理，拉了我送到戰線上去。

陣地離我們的村子並不遠。

有一天，恰是復活節(八)的前一天，九個俘虜解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們裏面就有達尼盧式加(九)，我的心愛的兒子。他們穿過市場，被押着去見軍官。哥薩克們從家家戶戶裏跑出來轟的一聲(十)，上帝垂憐罷。

「他們一定得打死的，這些孱頭，如果審問後帶回來了，我們什麼都不管，先來冷他們一下(四)！」

我站着，膝蓋發着抖；但我不使人看出我爲了自己的兒子達尼羅心在發跳來，我看見了哥薩克們怎樣的在互相耳語，還用腦袋來指點我，於是騎兵曹長④亞爾凱沙向我來了；「怎麼樣，密吉夏拉，如果我們結果那些反叛，你到場麼？」

「一定到場的，這些匪徒！」我說。

「原來⑤，那就拿了槍，站在這地方，這門口。」

接着他就這樣地看定了我：「我們留心着你的，密吉夏拉，小心些吧，朋友，——你也许会喫不住的。」⑥

我於是站在門前面，頭裏却旋轉着這樣的事，「聖母呵，聖馬理亞⑦呵，我真得來殺我自己的兒子麼？」

辦公室逐漸吵鬧起來。俘虜們帶出來了。達尼羅就是第一個。⑧我一看見他，便嚇得渾身冰冷，他的頭腫的像一個桶，皮也打破了。鮮血成了濃塊，從臉上湧出。頭髮上貼着厚的羊毛的手套。是他們打了之後，用這給他塞住傷口的。那手套吸飽了血，乾燥了，却還是粘在頭髮上。可見是將他們解到村裏來的路上打壞的。我的達尼羅踉蹌的走過廊下來。他一見我，就伸開了兩隻手。他想對我裝笑臉⑨，但兩眼已經灰黑凹陷，有一隻是全被凝血封住了。

這我很知道：如若我不也給他一下，村人們就會立刻殺死我的。我那些孩子們，便要

成爲孤兒，孤另另的剩在上帝④⑧的廣大的世界上了。

達尼羅一到我在站着的地方，他說：「爸爸——小爸爸，別了。」眼淚流下他的面龐來，洗掉了血污。至於我呢，我可是……我擊不起臂膊來，非常沈重。好像一段樹。上了刺刀的槍儼然的橫在臂膊上，還在催逼我，我就用槍柄給了我那小子一下子……我打在這地方……耳朵上面這里……他叫了起來：嗚嗚呵——嗚嗚呵——兩手掩着臉，跌倒了。

我的④⑨哥薩克們放聲大笑，道：「打呀，密吉夏拉，打呀，對你的達尼羅，好像在傷心哩，打呀，要不然，我們就放了你的血。」

軍官走到大門口來了，而子上是訶斥大家模樣。但他的眼睛是在笑的⑤⑩。

於是哥薩克們都奔俘虜去，用刺刀幹起來了。我的眼前發了黑，我跑掉了，只是跑，順着街道⑤⑪。但那時我還看見⑤⑫，他們怎樣將我的達尼羅踢得在地上滾來滾去。騎兵曹長用刀尖刺進了他喉嚨。達尼羅却不過還叫着：「喀喀……」

因了水的壓力，船板都瑟瑟地發響，棹樹也在我們下面作悠長的呻吟⑤⑬。

密吉夏拉用脚去鈎那被水擠逼上來的龍骨，並且從烟斗裏叩去未燼的灰，一面說：

「我們的船要沉了。我們得坐在這裏的樹上，直到明天中午了。真倒運！」

他沉默了很久。隨後就再用那低低的，鈍滯的聲音說了起來。

「爲了這件事，他們將我送到高級憲兵隊去了。——現在是許多水已經流進頓河裏面

了⑤④，但在夜裏我總還聽見些什麼，好像一個人在喘呼，在嚙氣，好像在勒死。就像我那一回跑走的時候，聽到了的我那達尼羅的喘呼一樣⑤⑤。

這就這樣地使我喫苦呵，使我的良心。

「我們和革命軍對着陣，一直到春天。於是綏克畢提夫將軍來加入了，我們就將他們遠遠的趕過了頓河，直到薩拉妥夫⑤⑥縣。

我雖然是家長，但當兵却是很不容易的，這就因為我的兩個兒子在革命軍裏⑤⑦。我們到了巴拉峻夫鎮。關於我的大兒子伊凡的事，我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知道。但哥薩克們裏面，却忽然起了風傳了——鬼知道，這是從那里傳來的呢，——說伊凡已經從革命軍被捉，送到第三十六哥薩克中隊去了。

我這村裏的人們便都讓了起來：「我們去抓凡加罷，他得歸我們來結果的。」我們到了一個村，瞧罷，第三十六中隊就駐紮在這地方。他們立刻去抓了我的凡加，網綁起來，拖到辦公室。他們在這里將他毒打了一頓，這才對我說道：

「押他到聯隊本部去！」

從這村到本部，遠近是十二威爾斯忒⑤⑧。我們的百人團的團長一面交給我押解票，一面說——但他却並不對我看⑤⑨；

「票在這裏，密吉夏拉。送這少年到本部去。和你一起，他就靠得住。從父親手裏，他不跑掉的。」

這時我得了上帝的指點。他們想要怎樣，我覺察出來了。他們叫我押送他去，是因為他們豫料着我會放他逃走的。後來他們就又去捉住他，將他和我同時結果了性命。

我跨進那關着伊凡的屋子去，對衛兵說道：

「將這俘虜交給我罷，我得帶他上本部去。」

「帶他去就是，」他們說，「我們是隨便的。」

伊凡將外套搭在肩膀上。拿帽子在手裏轉了兩三個旋子，便又拋在長椅上面了(六)(七)。我們離開了村莊。路是在上到一個岡子上。我不作聲。他不作聲(八)(九)。我常常回過了頭去，是要看看可有人監察我們的沒有。我們就這樣地，大約走了一半路。到得一座小小的神廟的跟前。我們的後面看不見一個人。凡涅就向我轉過臉來了。說道，他的聲音是很傷心的；「爸爸——到本部，他們就要我的命了。你是帶我到死裏去的呵。你的良心還是總在睡覺麼？」

「不，凡涅，」我說「我的良心並沒有睡着。」

「可是對我却一點都沒有同情麼？」

「你真使我傷心得很，孩子，爲了愁苦，我的心也快要粉碎了。」

「如果我使你愁苦，那就放我逃走罷。你想想看我活在這世界上，實在還沒有多少日子哩(六二)。」

他跪下去了。在我面前磕了三個頭。我於是對他說：「讓我們到了坡，我的孩子。那麼，你跑就是。我來放幾下空鎗裝裝樣(六三)。」

你也知道，已經成了一個「小伙子」了，從他嘴裏是吐不出深情話來的。但他現在可是抱住了我的頸子，接吻了我的兩隻手……

我們又走了兩威爾斯忒。他不作聲。我不作聲(六四)。我們到了坡上面，伊凡站住了。「那麼，爸爸，再見。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活着，我總要照顧你一世的。你總不會從我嘴裏聽到一回粗話的。」

他擁抱了我，這時我的心快要裂碎了。

「走罷，孩子，」我對他說。他跑下坡去了。他時時回了頭，向我裝手勢(六五)。我讓他跑了十二丈遠。於是我從肩膀上卸下鎗，曲了一條腿，使臂膊不至於發抖，只一按……就直打到脊梁(六六)上了。」

密吉夏拉慢慢的從袋子裏摸(六七)出烟囊來，用火石注意地打了火，慢慢的點在他的烟斗上，吸了起來。他那空着的手裏，拿了發着微光的火絨。他的臉上的筋肉在牽動(六八)。在腫起的眼皮下，強項地，冷淡地閃着歪斜的眼睛(六九)。

「可是……他跳了一下，拚命的還跑了丈多路。這才用兩手按住了肚子，向我迴過身來了：「爸爸……怎麼的？……」他倒了下去，亂蹬着兩腳。我跑過去，俯在他上面。他上翻着眼珠。嘴唇上，吹着血泡。我想，現在是完了，他要死了。但他還起來一下。忽然間，說——向我的手這一邊摸撫着：「爸爸，我有一個孩子和一個女人……」他的頭倒向一邊了。他想用指頭來按住那傷口。但那地方……鮮血只是從指頭間湧出來……他呻吟着。仰天躺倒，嚴酷地⑦①凝視我。他的舌頭已經不靈了。他還想說什麼話，但只能說出：「爸……爸、爸……爸……」來。我兩眼裏湧出了眼淚，並且對他說：「凡紉沙，替我戴了苦難的冠罷⑦②。不錯的，你有女人和一個孩子。可是我却有七個躺在木榻上呵。倘使我放掉你，哥薩克們就會結果我，那些孩子們也都得做乞丐了⑦③。」

他還躺了一會，於是完結了。他的手捏着我的手⑦④。我脫下他那外套和長靴，用一塊布蓋在他臉上，就回到村子裏……

「現在你判斷罷，好人，我是爲着孩子們受了這麼多的苦楚，賺得一頭白髮的……我爲了他們做活，要使他們不至於缺少一片麵包。白天黑夜，都沒有休息。……可是他們却像我那女兒那泰莎似的，對我說：「爸爸，我不願意和你坐在一個桌子上……」這怎麼能受得下去呢⑦⑤？」

船夫密吉夏拉低下頭去了。他還用沉重的，不動的眼光⑦⑧看定我。在他背後開始出現了黎明，熾微而且茫漠⑦⑧。從右岸上，在白楊的暗叢裏，夾着野鴨的亂叫，響來了一個冷得發啞的，渴睡的聲音：

「密吉夏拉！老鬼！船來………」⑦⑧。

(完)

①父親寫的是俄國革命期間屬於一個家庭的悲劇。父親殺死兒子這件事對於我們是太奇特了，現在我們應該知道牠的原因，而且我們必須同情被環境逼迫，終於還不能見諒於自己的小兒女的老人。（老人爲了小兒女的生存不得不下毒手！）老人的農民性格值得注意；家庭制度是否合理？怎樣消滅人間的愚昧的憎恨？更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

②峻羅訶夫（Michael Sholokhov）亦譯蕭洛霍夫；一九〇五年生於俄國頓州。把幼年目睹的市民戰做題材的靜靜的頓河使他成爲蘇聯主要作家，最近莫斯科高爾基中央公園正預備用八九百之多的演員來公演這一有名的故事。父親雖是短篇，和他的長篇有同樣的好處；詩意蒼鬱，文機靈活，好像只是隨隨便便寫來，其實沒有一個字不恰當，細心的讀者自會從他稍稍鋪張的描述之中得到強力的暗示。文字的優美使我們聯想到屠格涅夫，對於哥薩克的地方色彩和人民特性，他是戈果里、托爾斯泰以後的一個觀察得仔細，表現得精



確的作家。

③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他早期的小說和大量的雜感文字都是我們最好的讀物。他的譯譯常常保留了容易被別的譯譯家抹殺的原作的精采。父親見魯迅編譯良友出版的一天的工作。

④哥薩克 (Cossack) 種族以勇武得名，其實感情的極端：熱烈和冷酷，他們是兼而有之的；有時粗魯，也有時縝密。他們居留的主要地帶在頓河附近，所以頓州又叫頓哥薩克斯。

⑤起頭兩句便說明了故事開始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⑥「我」便是作者，這種「第一人稱寫法」在小說裏常常可以見到；惟有作者不被「主觀」蒙蔽，寫出來才能成功；作者的「直覺」可以運用得多些，所以這類作品自然會和「詩」接近。

⑦頓河 (River Don) 在南俄羅斯，流進亞速海；亞速海 (Azov Sea) 通黑海。

⑧這一段極像詩，因為作者把他感到的非常親切地寫出來。就是直覺的運用。也就是作詩祕法的實踐。叢林和太陽的顏色意態，溼沙的氣味，道路紛亂的印象，對墳地瞭望，還有把黃昏比擬做頹喪的人，都是實際在作者經驗裏的。這些拚合起來，便成了動人的背景：在畫面上是背景，在讀者意識裏是把書齋變成郊野的有魔力的「圍氛」。

⑨窺伺，透露着頑皮作惡的神情。

⑩ 槽膀是支櫓的柱子的凹陷部份。櫓的跳動暗示出水流湍急。

⑪ 從青苔由以看出船的年紀大了。

⑫ 「畫龍點睛」說出畫家對於眼睛的重視。這裡船夫的眼睛是一雙飽經憂患習慣於失神的姿態的眼睛，讀者應該看出。一般人以為眼睛歪斜的是惡人，其實造成歪斜的可靠原因是：習慣於失神的姿態。

⑬ 船夫其實很和善，「不高興」和「相罵」是由於對於自己的生活的厭倦。

⑭ 遇到太多磨難的老人常有這種聽天任命的語意。

⑮ 「那」應作「哪里」。

⑯ 高加索 (Caucasus) 山脈貫串在裏海黑海之間，高加索銀子的特點尙待查考。

⑰ 這裡是和善的猶笑。作者的文字勝過只生輔導作用的解釋，全在寫得具體！寫得具體等於王國維論詞的所謂「不隔」。

⑱ 又是聽天任命的調子。讀者可以進一步體會老人說這兩句時另有所思的情態。

⑲ 龍骨，船底自艙(船頭)至舳(船尾)的木柱。以下寫到船夫的脚步，在前面有「捲着褲脚」作為「伏筆」，這是就文字的細密論。此刻搭客閒着，當然會注視到船夫身體的特點，這是就文字的順適(合乎事理)論。讀者不妨進一步觀察以下敘述的秩序井然和措詞扼要。

⑳ 這是習慣於搖船的結果。

①不用力沒有汗；烟是哥薩克人的性命，烟幫助他們沉思；水的淡泊味，每個坐過船的讀者都會聞到，然而叫不出名兒來。

②可以注意的是：慌亂之中還能鎮定。

③活生生地寫出船撞下一個窟窿以後的動態！

④說着話另有所思造成「傾聽」的模樣。野鵝的聲響其實是以下敘述的最合宜的伴奏。以下敘述的第一人稱屬於另一人；因此我們知道第一人稱寫法的操縱其實並不輕而易舉。

⑤注意幾次加上虛點的幾次間歇。題目是父親，現在老人談到的母親似乎是轉入主題的契機。接連幾句就文法論顯得不很健全，這告訴讀者雖然談着母親却在表現父親，父親是誰？便是那個船夫，那個老人。

⑥請古人來批評，會有這樣歡快的句子的：連稱父母，點出父字，是為點題。

⑦也是自討苦吃，自作自受的意思，中國有一句諺語是「木匠帶枷」。這里關於剖魚喝湯的幾句，也許本是一句諺語哩。注意諺語之類的民間產物，是民俗學者的事，也是文學者的事。

⑧有時句法的紆曲並非宮廷問答的儒雅，而是由於世俗的忌諱。前段「生活的收場」和這里「用一條繩套在頸子上」都藏着「死」字。在中國民間流行的「死」字的替代字

多極了。讀者不妨調查一下。如「勦辦子」，「請人吃白米飯」，「到外婆家去了」，「閻王爹請去了」，或有時間性，或有地方性，都饒有趣味。以上作者已經引起了讀者對老人的憐憫。

②九重復一個「十六歲」，使人如聞其聲，和下面夾入一個「她說」一樣，老人其實是不忍說下去，所以造成這些頓挫。

③十從那泰莎的話裏突然吐出事實的核心，所以接着加以解釋，自己開脫，這對於本來無罪的父親是必要的。

④一免子平均每年生育五六次，有時每次多至十餘隻。

⑤二俗話「一張嘴」常常用來指「一個人」。

⑥三虛點表示低聲，因為那麼懇求據說是應得天譴的。

⑦四一些短句子傳出說話的人的思索。父親常歡喜子女像自己，對於一個鰥夫便不然，鰥夫重視具有紀念品意義的像母親的。

⑧五忙兒女的終身大事本來是母親最感興趣的，現在忙着這些的父親可說是兼任母親了哩。

⑨六渲染背景有時需要工筆畫法，有時可以只用大落筆，也許一筆就夠了。像這一句，如果改做詳盡的敘述，便像革命史而不像老船夫的談話了。

③⑦『闖來』說的話當然是急遽的，因為急不擇言，所以有『以基督之名』稍見滑稽的字眼，（科學的社會主義者都是無神論者）稍見滑稽，又多麼真摯！這些全是認真做工的『小伙子』的口吻。

③⑧復活節(Easter)是基督徒重要的節日。陽歷初春(三月二十一日春分節日)後第一月圓的後一日是復活節日。

③⑨這一篇裏，達尼盧式加(Данила)是達尼羅的小名；凡加(Ваня)，凡涅(Ваня)，凡紐沙(Ванюша)是伊凡的小名。中國人小名的構成也有許多不同的方式。

④⑩『轟的一聲』彷彿舊小說裏的『晴天打個霹靂』。

④⑪冷他們是治他們，對付他們。

④⑫分科治事曰『曹』。

④⑬這兩個字透露給讀者哥薩克軍方面很有人把密吉夏拉當作間諜，偵探。密吉夏拉是可憐的父親，大概無須解釋了。

④⑭決不是善意的警告，顯出騎兵曹長的兇殘與陰險。

④⑮聖馬理亞(St. Maria)是基督的母親，相當於中國人心目中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④⑯使讀者怵目驚心像這一段完成的是顯而易見的。

④⑰先寫想裝笑臉，隔一段才寫到流淚，作者對於事理從來沒有失去瞭解的透徹。裝

笑臉裝不成的悽慘不弱於『別了』的告語。

④⑧ 這裡抬出上帝不是呼籲而是埋怨。

④⑨ 哥薩克們的殘忍使密吉夏拉受不住，這『我的』二字是密吉夏拉對哥薩克們深惡痛絕的表示；譬如說，『我們的漢奸，』漢奸上冠以『我們的』三字決沒有親愛的意思。

⑤⑩ 想像『眼睛的笑』的卑惡，刻毒，和陰險！

⑤⑪ 注意說話的順序：如把三短句改成一句：『我便順着街道跑掉了』，效果便大不同。文理和事理該完全符合，發生在前或被重視的總得先說出來。密吉夏拉跑掉，爲了不忍再看，必須逃避，並無目的，只是跑，最後才發現自己不過順着街道在向前。

⑤⑫ 『看見』二字是語誤造成的，密吉夏拉腦後沒有眼睛，跑時又未必回頭，根據下文我們知道他是從聲音裏得到殺人景象的感覺。說作『看見』這語誤的心理根基（根據精神分析說）是密吉夏拉跑掉時有一種潛意識使他願意守在兒子旁邊讓自己看見。主席宣告開會說成散會的語誤顯然由於願意散會的潛意識。語誤在文學上的運用是讀者應該知道的。『還看見』不然應該作『還能感覺到』。

⑤⑬ 船板的聲音，榛樹的聲音和達尼羅臨死時的聲音聯合起來，便形成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效果。接連四小段造成緊張的間歇，在文章作法上有重大的意義：牠使讀者休息，因而頭腦格外清醒，可以回想適才過去的緊張，又可以不因後來的緊張而迷亂。

眩惑。

⑤④光陰虛幻，水實在，所以這一句的詩意仍然建築在直覺上、這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可同日而語，並不全然爲了把被比喻的說出便不好或沿襲得腐濫便不好。

⑤⑤這幾句是⑤①肯定感覺由於聲音的證據。

⑤⑥薩拉妥夫(Saratov)縣在伏爾加(Volga)河的西岸，距頓河已經很遠了。那位將軍是哥薩克軍的統領之一。

⑤⑦是老人的絮絮叨叨，也是作者的細密。

⑤⑧威爾斯忒(Welsh)是俄里，較華里大得多。

⑤⑨利害！他們本來盲目地把密吉夏拉看成眼中釘了。

⑥⑩拋掉帽子是免去逃走時給敵人一個目標。伊凡見着父親，這幾個動作寫出伊凡的深沉和機警。

⑥①何不把兩句併成「我們都不作聲」一句？這裏有事理上的先後：伊凡期待父親說話，然而父親因爲不敢表示溫情沒有說話，（父親已經決計不放伊逃走，）父親不作聲，兒子也不作聲。

⑥②以上簡短的對話裏潛伏着最直擊的人性的語言最動盪的生命的意志。接着他磕頭了，對於在希臘教會治上的俄國人，磕頭和在中國一樣，是司空見慣的。

⑥③最後一句話裏包藏着殺機。

⑥④這里是伊凡不作聲在先。不作聲，並不因為他是個「小伙子」；伊凡已經知道自已逃走以後父親會被哥薩克軍殺害，（留心下一段語意！）說什麼好呢？要父親一路逃走是沒有可能的，伊凡因此很傷心，然而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說出來。現在父親期望兒子說而且說些溫情的話！看着兒子快遇着自己的槍彈了，父親有千言萬語要向兒子說，這是祕密，怎麼說呢？所以父親只好期待兒子開口。兒子不作聲，所以父親也不作聲。參看⑥①。

⑥⑤伊凡心裏無限的感激造成的允諾、擁抱、和手勢，對於可憐的老人是消滅不了的。

⑥⑥「脊梁」上面少去「他的」二字！和對於達尼羅「耳朵上面這里」一樣，父親沒有把兒子的身體看成別人的，所以下意識無論如何不肯加上「他的」二字。金聖歎看到也許說，「不辨其爲子之脊梁抑己之脊梁也」。這里少去「他的」和「哥薩克們」上面多出「我的」（參看④⑨），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⑥⑦「慢慢的」、「摸」，加上下面「注意地」，又一個「慢慢的」。讀者應該看出密吉夏拉的手抖着。

⑥⑧神經性的痙攣。

⑥⑨又一次鄭重地寫到他的眼睛。（參看①②③。）

⑥⑩也許有人樂於這樣說：「以伊凡之爲父親陪襯密吉夏拉之爲父親，使題目「父親」



之小說更饒情思。」其實，作者不過想把家族制度的桎梏提示出來：很清楚的，社會未有公育公養的設施，雖革命者到了臨終時也陷入「做父親」的悲劇了哩！

⑦①密吉夏拉感覺如此。

⑦②暗用基督的棘冠的故事。

⑦③對於讀者這段話或者不必要，對於當時的密吉夏拉却是非說不可的！

⑦④是熬疼時的幫助，也是偉大的寬恕的表記。

⑦⑤這一段有總束上面的故事的作用，又是密吉夏拉最憤慨的自白。

⑦⑥最後一次寫到他的眼睛。（參看⑥⑨。）這一個人是我們面前可說已經毫無生意，

他是時代行進中某種犧牲者的典型。

⑦⑦黎明，象徵光明，歡樂；「熹微而且茫漠」却使黎明披上了有整個故事的慘暗色調的外衣。

⑦⑧有人說尾聲的意義是在完成「以喚渡起，以喚渡終」的大手筆；作者給予形式主義者許多說話的便利並非作者的罪過，作者的精心着意正是我們應該效法的。尾聲其實是可貴的寫實，牠給我們具象地說明了「爲了他們做活，要使他們不至于缺少一片麵包。白天黑夜，都沒有休息」的父親的生活。

（寫成於魯迅逝世後一日。）

## 習作的路

于在春

### 文字的自由畫序

許多人喜歡用繪畫上的術語來說明關於文章的事。我現在也深覺除了用「自由畫」這個詞，再沒有更好的言語可以說明這些短短的篇章的價值和好處。

教兒童作「自由畫」的用意，據說，是讓兒童表現他們自己的印象，感情和想像，藉此發展他們的精神生活，情緒的、意志的、智慧的生活，使他們的生命活動力不折不扣的蓬勃起來。

這些篇章，在精神上，在效用上，與「自由畫」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後者用點、線構成，而前者用詞、語、句來替代了點和線。

所以，我主張教學生用「自由畫」的方法來作文。

文章習作到今日，在命題方面，在取材方面，教師與學生同樣感覺到枯窘。命題這回事磨難到許多負責的教師。在另一方面，許多聰明的學生，無論對付哪一個題目，總是「對日憤慨」那麼一套，或者是把一些現成隨便可用的「老調」複寫一下。「沒有內容」。中國

的文藝界一向被譏刺着說「沒有內容」，而直到今日，中國的兒童們還從小就在被訓練着寫那些「沒有內容」的文章！

其根本錯誤在湮沒了一個豐富的寶藏：學生們自己的心。在忽略了「表現自己」。

因此，許多學生把文章習作當作義務。文章習作確也沉重的負擔似的磨難到他們。們人說：「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點綴」；而照他們的看法，竟成了生活的贅疣。這是多麼可憐的現象呀。

要救濟這個，只有提倡用「自由畫」的方法來作文。

這樣，讓學生們在他們自己的天地裏遨遊，讓他們從自己的心凹裏掏出一些屬於他自己的東西，真實的事蹟和真實的感覺。這樣，讓他們藉「表現自己」來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力，做一回盡量的文學上的施展。

文學與自我，顯然有着一種深切的糾纏。說「文學是個人的心靈的調子和意志的符號」雖未免太偏，然而文藝作品總不外是客觀事物的主觀印象的抄錄及時代意識的自我精神的表現。米塞說：「個人有個人的酒杯，我雖用小杯喝酒，但是這酒杯是我的。」歌德和易卜生也有同樣的意見。一個作家的傑作的完成是離開不得「自己」的。

這些話，好像說得太遠了、太迂闊了。

可是，一般的文章習作的目的雖不在訓練成「文學者」、雖不在使每一個學生都變成

「作家」，然而利用這種路線來達到其他一個「無甚高論」的目的，不但並不浪費，而且是非常直捷、有效的。

因為那是一條很自然的路線。不像勉強教他們生硬的寫着成人的意思的違反自然。除了自身的經驗外，兒童的學生再沒有什麼是適宜於取作題材的了。這並不是說兒童腹中寒儉。即使在成人，誰又能用自身經驗以外的東西作題材來寫出好文字呢？

不過，說兒童腹中寒儉確是一種普遍的誤解。在這裏，也許正有人擔心着兒童有沒有所謂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甚至於擔心着他們有沒有所謂心凹處，擔心這些心的無疑的是忽視了兒童的心理活動的人，兒童所自有的東西雖不與成人的相同，他們的心凹處雖不是成人的那樣的，然而他們不但都有，而且所有的都美、都善、都真。

請擔這些心的人讀一讀這本小書裏的那篇掃墓吧。那是從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的春假七天記裏節錄出來的，內容和形式完全保持着本來面目。她是能寫真實的事蹟與感覺的。在那篇文字裏，找不出僅僅屬於成人的「傷逝」和「祭如在」的虛偽，家族制度崩潰中的祖先崇拜的真型給無隱的暴露着。

「總是圓圓的那麼一座座的，很不易辨認，……後來問了那裏的鄉人纔知道。」

「於是我們在一起喫中飯，非常熱鬧。」

多麼深鬱的「世味」呀！然而她只是稚氣的表現出她的印象，屬於她自己的一些東

西。越是稚氣的，越是澄澈無感的，在一個成人讀來，越會從裏面深刻的感到被忽略掉的一些僅僅屬於成人的悵惘。「日落狐狸眠塚上，歸來兒女笑燈前。」我確信這個小作家沒有受過這兩句詩的影響，但是她有那麼夠味兒的東西可寫，能反映這個時代，能反映人性。像這類可愛的夠味兒的東西，在其他的每一篇裏都不缺少，也許還有不少比這些更動人。這裏所以單舉這幾點作個例子，只因為這些最容易受到成人們的喝采聲。

近幾年來，寫作上有着的一種新趨勢，那就是「從兒童觀點出發」。許多作家仗着那種異乎成人的觀點寫出異常動人的文章。在中國也不缺乏例子。

理由是：在兒童的晶明的眼前，一切完全赤裸着，一切的美、一切的善、一切的真完全原形的呈現着。現在讓他們自己來寫。因為他們心的澄澈和手的清潔，雖然經過了他們的心和手，一切還完全是原形的給表現在紙上。這應當是文學的最高型。

用「自由畫」的方法作文驅除了「沒有內容」。還不止，又建築了新的內容，美的、善的、真的。

上面的理論形成了我們的寫文十訣。

（在這裏，爲什麼不用「作」而用「寫」，是需要說明的。文章的糟往往由於做作，由於不出於至情流露的「自然」，由於不「真實」。上面所說的「對日憤慨」派的文章便是一個例證。我的意思，文章只要寫，有什麼，便寫什麼；想到什麼，便寫什麼。寫，雖然有手腕，

有技巧，要剪裁，然而只是「寫」，不要「作」。

1. 辨認題目。
2. 把自己所有的「題目所要你敘述的」印象整理一遍；就中抽出其對自己較鮮明，較有趣的部份。
3. 就那些部分考量一番，選擇一番，決定文中所要說的是些什麼。
4. 根據「便」、「宜」，考慮先說後說的次序。然後一句句鄭重的寫下，鄭重的。
5. 詞，要斟酌，看用得適宜否。含義不十分明瞭的詞，千萬莫用；要用，得先問個明白。能省的詞應全給省去。
6. 句，越簡短越妥；這樣會使你少些文法上的毛病；有時更容易有力量。要自己客觀的看得懂，看是不是正確的代表着你的原意。每一句終了時，馬上用句號點斷。能省的句應全給省去。
7. 段落，分得越細越好。這樣會使文章組織更嚴密，更亨勻。能省的段落應全給省去。
8. 所寫的要全是真實的事跡和真實的感覺。只有從實際生活裏經驗過的是真實的。也可以運用想像，但想像的根據是實生活的經驗。
9. 在情節上，應使你的故事無懈可擊。
10. 寫完，自己細讀一遍。不滿意的，不要怕麻煩，要修改到使自己滿意為止。莫讓自

己的文字留在一個連自己都不滿意的狀態中。

把這十條分析下來：1、2、3、8、9是關於文章內容的；4、5、6、7、10是關於文章形式的。這樣排列着，從重視內容的我們的態度上，可以見得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樣的重視着形式。「清晰的思想是包含在明快的文字裏的」，一般人這樣說。

但是，從教學手段上說，我仍願側重一點在內容方面。我相信「內容決定形式」。看了許多許多篇的習作使我漸漸相信這句話。只要有充實的內容，不必有意做作，不必匠心經營，其形式往往就會是極完好的。說也奇怪，有少數作者，在不甚長期的訓練以後，已經有形成一種特殊的新穎的風格的傾向。這會使我驚喜過，因為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內容決定形式。同時，真實的常是完美的。

按照十訣中對於形式的要求：每句，每個段落，每篇，應該各各是一個有機體（Organic）。那就是說，不缺少任何必要的部分，不多餘任何不必要的部分，而且各部分適宜的裝置着，像一架完全的機器。各部分的關係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因為牠是活的一整個。

這樣的要求，其實，是任何完好文章所應該要求的，與所謂「自由畫」本來無關。特別提出也只在說明這種「自由畫」不單是偏重着內容，對於表現技術問題也不放鬆，因為承認牠是習作教學的主要目的。

而且，像在前面所說的，對於內容的要求，目的只在增進技術上努力的方便。所謂用

「自由畫」的方法作文，只是一種達到新求形式完美的目的的「自然」的方法。在教學手段上，內容似乎佔了上風，而實際所成全的是形式；在教學目的上，形式是一切，內容却是關乎作者的閱歷和學問的，不當直接隸屬於習作教學。

還有一個「命題」的問題。

按照「自由畫」的說法，教師不該命令兒童畫什麼，應當引誘他歡喜畫什麼，要誘導他的創造力自己去找創作的對象，不該先給一個對象而強迫他的創造力；命題是足以妨礙「自由」的。然而對於命題，我持着另一種見解。

我總把命題看作一回「引火」的工作；引未來的天才的火。

若把作者們的心譬喻作土壤，題目應該是蘊蓄着生機的種子。這個說法象徵着那些題目本身就是一幅輪廓鮮明的圖畫，富於一種具體的暗示，暗示着一個生動的意境。給予一點靈感 (Inspiration)，使他們靠着記憶和想像的肥料把那些種子不費力的培養起來。

有一次，我命了這樣一個題目：「××的××」。例如祖父的信札，祖母的念珠，父親的錢袋，父親的槍（這是淮北一帶的地方色彩）……等等。

有一次，我命了這樣的題：「××花」。結果產生了那麼滿人意的二喬月季。在那個作者是一篇突進的「壓倒」作，而最有深長意味的就是那一天正值她的祖父的忌辰。

又有一次，我命的題目是「截取木蘭辭的情節作一個斷片的描寫」和「參看費宮人傳



刺虎部分及費宮人刺虎歌，任用迎虎、賺虎、刺虎、虎威或帶血的匕首作題」。這些是需要應用想像的題目。那時剛選讀過兩篇「故事新寫」的文字，又剛具體研究過情節剪裁的手法。成就是決定及其他。

再從命題者的立場來打一個比喻吧。題目是一柄鍬，功用在發掘。好的鍬能發掘到地層的深處；好的題目也要能發掘到心回的深處去。

我的題目只在引誘他們該寫什麼，誘導他們的創造力向一個豐富的範圍裏自己去找創作的對象，並不命令或者強迫他們怎樣做以至於妨礙了他們的「自由」。題目出了以後，我從不供給任何材料，除了適應需要對於題目字面加一點說明以外，我總是沉默着不去擾亂那些沉思者的。

天才舞女鄧肯 (Isadora Duncan) 女士在她的自傳裏訴說着這樣的冤抑。

「有一次，先生叫我們寫各人的歷史。我所寫的是這樣：『我五歲的時候，住在第二十三條街的一個小房子裏，因為沒有付房租，不能再住，便搬到第十七條街。不久，我們的錢不夠，房東不許遷延，便又搬到第二十二條街。在那裏，我們不能安住下去，於是搬到第十條街』。

「我的家庭史接着後段還是這樣的，總是搬家。我把這家庭史向全班讀出的時候，先生大發脾氣，以為我是開玩笑，把我送交校長，校長把我母親請來。母親讀了我的文章之

後，便不禁哭起來，向學校當局聲明無句不是真的。我們家庭的生活便是像這樣居處無常的。

「我希望自我兒童時以後的學校都改良了。據我所能記憶的，那時公立學校的教育，對於兒童非常殘忍，不了解。……但是小孩子對於這些苦楚，並不說出來的」。（據商務于譯本）

因為鄧肯是天才，她能知道並訴說出她童年所受的冤抑。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天才或普通的孩子在受着不合理的戕賊的教育，而有冤不知訴，有冤無處訴。

假使我這個平凡的意見能多少有一點值得注意處，或者，在國文習作教學方面能防止一些冤抑事件的發生吧。那種精神上的冤抑對於一個孩子影響是很壞而且很大的。

鄧肯的習作無句不是「真」的，她的母親讀了不禁哭起來，而她的先生和校長讀了卻大發脾氣，以為她是開玩笑，至於把她母親請來。同一篇文章有着這樣不同的反應，鬧出這麼大的悲劇的喜劇，這當中完全是「不了解」在作祟。

教育的效率根源於教師對學生的了解。這種了解在文章習作教學上尤其重要，因為那是以心和魂靈在文卷上相見的。一個教師不應固執於自己的經驗和習慣，而毫無憐惜的抹煞了學生自己的一切，像鄧肯女士的先生和校長所做的那樣。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 一個人的夢

易希彥

道生先生一踏進家門，就聽得妻的哭聲。

這些，是慣了的，在道生先生並不會感到驚奇。而且是十分地明白透澈。和妻鬧的另  
一個主角一定是自己的娘。一閉眼便想像得到裏面那種情景。每天如此，在道生先生想來  
他們爲什麼不會厭倦起來，竟是反反覆覆的不憚煩的演着，真不能了解。

其實是這樣。就拿道生先生之所以成爲「先生」來說吧，三年前，僅僅三年前，道生  
先生不也是衣冠的士君子嗎？走一步路都有先生氣，人也都叫着先生的。雖然這個先生不  
過是五六十個拖着鼻涕的小孩子堆起來的，並不足奇。縱是這樣，更厲害些也好，道生先  
生是從不會像今日的受到家裏的奚落。一天一天的漸漸失去士君子的風度，想起來真是怪  
慘的事。

今天真是，噫，太尋常了，就是鬧些別樣也好罷！爲什麼儘這樣，真想不到，「女人  
到底是女人」：

「唉，什麼事，什麼事？——」

氣昂昂的皺了眉，道生先生說出好像管小孩子的話。其實也不故意要說得這樣，不過心裏這樣想着總不是大不了的的事的時候，就不知覺的用這種口氣。起先也很自持的，然而等到許久之後還得不到回答時，道生先生確乎有些懊悔這種口氣。

「什麼事鬧不了呀？偏是天天的鬧。是要鬧到人家敗完了嗎？也不知道換換——」

「換換！換什麼來？人家是我敗了的嗎？把田地都賣光了，還說有什麼來吧？自己開什麼短命的店。好好的做「先生」，這些田地不是仍舊在嗎？當初是我鬧的，現在怪到我？換換什麼？」

女人說完就哭。道生先生想到：這個「先生娘娘」說的並不是沒有理。雖然這種話在一年前開始就有，但現在聽聽，好像會發覺出些新的說法。「當初」怎麼樣，想起來真是茫茫然，隔了一世一樣的迷惘。早也就不去想它。賣田地似乎確慚愧。一個鬚眉男子，什麼地方過不了，一定要將田地賣了去？

然而賣田仍是爲了掙面子。開了店，是要店就關上門的嗎？虧本，誰會知道？偷偷地賣去了田，而大康布莊仍是大康布莊，誰會不信任了的。道生先生又這樣得到個結論，「女人總是女人」，這真是千古不會磨滅的話，假使對女人要辯白，那真是多餘的事。

道生先生又看到當前哭着的「娘娘」，突然回想到前幾年上去。前幾年，這個女人不也是被人尊敬着的，自己不也是很看重她的？到夏裏，在這小鎮上，又回來了自己，窗口外

往往會聽見這樣的話頭，

「先生娘娘，你們先生回來了罷？」

「是呀，昨夜回來的。教書真苦——過了夏，月底就要再去。內河涇呀，遠呢！」說些遠呢和苦呢都是格外驕傲的話。道生先生會想像得到妻的安慰的臉和另一個女人的羨慕。說一聲「回頭見」跟着許可似的一笑，都會使妻回來後更好的對待這男人。自己也會從其實不過二十二元一月的自卑思想變為自尊起來。

但時勢已經改變，道生先生想起舊小說裏的「大勢已去」，天下也不會再是姓什麼的。一天一天，道生先生家裏的「龍座」就漸漸的被女人篡了位去。每逢什麼事被女人佔了上風去，道生先生就會學老成的摸摸短的髭，大氣不出的低着聲音說：

「唉，竟學指鹿爲馬了！指鹿——」

現在，道生先生又得把話說回來，摸摸髭，大氣不出的低聲說：

「唉，唉，竟指鹿——」

女人像平日一樣聽不懂的抬起眼，悽惶似地看着男人，於是男人就強笑。

「不要哭了呵，爲什麼不聽話。『田都賣光了』，我有飯吃就會不給你們吃的嗎？娘老了！你對我不好出氣，一定要對她鬧，讓她整日苦命苦命的咒嗎？好好的罷。——唉，你也大了，你苦，我不知道嗎？誰不想發發財過好日子呢？不這樣，又爲什麼要去開布莊呵

？  
……

說了許多次之後，女人心就軟，便靜靜的拭眼淚。道生先生處慣這種境地，其實也不必騙這些女人，擠小了眼的，好像追溯「好日子」，妻軟弱得像小孩子一樣，道生先生又想说些「換換」的話時，女人却勇敢的站起來，嘴唇動了動，男人知道她要說話，便把要說的話嚥下肚。

「賬收得怎麼了？怎麼現在回家？」

出乎意外的詰問，好像充滿了反過來的安慰。像娘問他一樣。娘是好久不干預他的事了，早已探定「你們當家，你們化罷，我看你們會發財起來」的態度。今番妻代替了問時，道生先生從心底裏搜到了喜悅。

「才二十八呢！好意思勤着十遍八遍的去討嗎？今天他們去的，看起來要比老闆自己去差些罷！」

「那你自己去討。」

在這些地方，女人就會出計策。這種計策其實雖也不必。而女人說的，不會錯到那裏去。道生先生尊重妻的人格，就尊重妻的話。

「今年討得上三五百罷？」

道生先生慘苦地看女人。女人似乎不相信這回答。男的看出這種懷疑時，就覺得有多

講一些的必要。

「不成！你說三五百？人家都收不到呢，就是洪隆，綸章。去收賬時，不是說旱，田地收不起，便是說現在什麼都漲價，不過日子。其實罷，這也不盡是推託的話。你不見鄉下金生家嗎？唉，你說今年掛了多少賬？共有千八百呢！千八百討回一百八十也就是好的了！好於這些，——用不出氣力，用不出氣力。」

妻對於這種答覆似乎不滿，其實也不是對答覆不滿，對目下的世界不滿而已。道生先生明白這女人的憂鬱顧慮處。然而大局是這樣子，放在眼前的，不是鐵的事實嗎？不滿意這些世界罷，道生先生又要笑妻是「女人」，不懂事。「世界潮流所趨」，她懂得這些？

然而女人似乎在想另一件事，看見男的在想什麼，就央求似的說：

「明年不要開店了，好罷？」

話真孩子氣，道生先生想。不開店是這樣容易的。然而却不易回答，說了也許又要認真，白費事。在這種情景之下，只能不回答。從袋裏拿出個香烟匣，點支烟吸着。

妻像小孩子一樣，交叉着兩手指，正經地站着。想等到一些回答，但是沒有。又正經地看男的一眼，自覺的走進廚房去。

道生先生看見這女人已經給安置妥當，便在這客堂裏踱。想想真是不明白。一口烟向「趙松雪山雲飄渺圖」上噴去。踱了一周，脚踏到一個籐椅，意識的把身子放下去，嘆一

口長長的氣。

想到上房的娘，站起來想進去。然而另一個念頭把道生先生抑住，在相反的方向走出來。

碰到妻，正提着刀剖魚。道生先生待想到魚的味道還有其他的零星時，妻驀地問：

「上店去嗎？」

「上店去看看收的賬去。回頭再——，今夜怕不能回來了。」

緊着步走出了門。才走上兩步，道生先生依稀聽見妻在說話：

「年夜了，還將休息放在心頭嗎？過了這三天再回家罷，賬要……」

走在街上的道生先生，對於一切是熟悉的了解似的掛着笑。心頭是忙，這年關可不好過。休息不會放在心頭的，那又是多餘的話。無論如何，這幾天總要掙扎。看到人家店鋪子裏，想到他們一定也忙，也「緊」成這樣子，就發現「不止我呢」的會心的安慰。

到一處格外熟悉的門前時，腳踏進去。兩個老成的夥友見了這年青的老闆就笑。

「成先生和桂榮才回來，正候着你呢，道老闆。」

道生先生闖進裏面。賬桌上，僱用了多年的賬房的眼光迎着他。看見道生先生走來，



便正經下臉來指賬簿。

「唉！不行呀！這回子跑去一個張家角，和陸橋，跟胡宅。十三堆賬，只要來了五塊錢，三隻鷄！——你老看，鄉下人把雞質來還賬了，不收也不行，你看。」

搖一下頭，對於這些表示不能管。隨着一陣苦笑。

「鷄收來也好，比沒有總強些罷！明天我去跑，總……」

說了自己也不能相信，不能再說下去。再說下去又似乎小覷了這位賬房。道生先生看見濃濃的鬚中賬房的嘴時，便把話音扳轉。

「總可以多少有一些，我想。多跑幾次看罷！」

坐在自己店間裏的道生先生，似乎有些不安。未來是怎樣，也不會去想到它。用眼睛細細的考察到滿是花布匹頭的玻璃櫥，相當高度的櫃台，金字的招牌，又想到當初盤下店來時的起勁。這種起勁竟與金字招牌的輝煌一樣的與日俱衰，到今天，迷糊地有些覺到這動作的無謂。

然而道生先生不會再想開去。商賈的事，本不是士君子做的。爲了發財，就莫名其妙地撞去。也是沒有什麼高尚的，於是乎更趨向不高尚的地方走去時，就放賬。而年關則須討賬。討賬的結果是不是更壞，或是像去年那樣收到一半。——一半就不壞。道生先生想

微微地笑。然而，然而……

「千八百！討回一百八十塊也是很好的了，對於這些……」不是自己說的話麼？但是自己說的話怎麼作憑，不至於這樣子罷？這樣子，不會的。這樣，店不是都要關起門來了嗎？

「哼！胡宅十二塊八，張家角七塊四角六，和陸橋十塊四，共有二十九塊八角六之多，五塊錢三隻雞，道……老闆你看，不行，不行。」

道生先生回過去看成賬房。那個賬房是用眼釘住自己，道生先生知道這人心頭的話。然而自己不能說得掃興，看了他於是乎笑。

「鄉下人客氣真不行。明天後天，一次次去討着看，像去年收到一半就好了！」

說完話再去望這成賬房時，他已低下頭去寫下什麼在賬簿上。但是話仍從鬚下面發出一道種年頭，開布……開店真不行，不行。」

開布莊真不行嗎？道生先生想想，不能否認這句話。廠布嗎？價錢賣不便宜，顏色又要退。只是顏料罷！用不退的，那就是日本貨，英國貨也有。可是道生先生自信不會一下子從君子落到小人去，他不能買洋貨來肥自己。這樣子，不是連小學生也會嗤上一二聲了嗎？因此道生先生不失爲士君子，自己也相信。

然而價錢賣不便宜，退色，還有……鄉下人都要買洋布！綸章去罷，洪隆去罷，只

是不要到大康布莊來。縱使士君子，但……

「這年頭，開布莊，真不行……」

道生先生看一下子街上，街上是冷落得和他的生意一樣。年關了，鄉下人「年貨」總要買一些，可是買不到布莊裏來。對於這些，道生先生全熟悉。但對於自己是不會過分輕視了去的。

然而希望是什麼？是希望到那裏便失望到那裏。

三天之後的道生先生，從新年休息的店門裏，才匆匆的跑到家裏來。到了家裏便走上樓去，心裏只是反覆的迷惘，迷惘。

——什麼？八十元？薪金，年紅，還有賺，賺……怎麼夠？家裏「賣……」，賣什麼？怎麼夠？

聲音從梯上跟來，一聽便知道是妻的。待發覺正向這裏來時，道生先生坐下去，燃了烟向櫥門呆看。

女人走了進來。看見這種境象和男的抽烟的閒散，好像對於她的理想不甚符合。

「那討得全嗎？有多少錢給我過新年？」

道生先生對於這當前的際遇並不覺得易於討賬的應付。因為實在難。「有錢能使……」

道生先生知道這句話，然而總想不下去。「過個新年，總要像一些樣，年酒請不請？」是的，還有年酒！這都要，才像樣子。雖然在這種小鎮上，道生先生也還是士君子，不能免去這些。

希望是破滅了，容易得如一個泡沫的破碎。道生先生也微微的感到一些。但是還想希望上去。不過這些希望的種子沒有受到一些施肥，只如山一般積高，而內部是空虛。一旦倒下，那，那……

「爬得高，跌得……」道生先生也知道。可是希望仍舊要加到布莊上去。而一年是過去了，又是一年。「千多」！虧本嗎？怎麼辦？

道生先生發覺女人仍站在身旁，對於自己想的不會知道一些。爲了應付，便望着妻。「賬還沒有結，大概今年多少是有些餘的。——年酒，慢些罷。」

妻在笑。似乎滿足。道生先生突然覺得這笑使他難過。一陣子從沒有過的難受襲着他，像負了傷的兵士。把自己常做一匹戰馬，就是已從沙場上帶回了一處處傷痕的道生先生，直到妻招搖着走出了門，心卻仍是不安靜。

在這種時期，道生先生也不會怎麼慌亂得過度了的。希望這個，希望仍舊可以。道生先生還想這樣想。

然而然而，「轟！」的一聲，希望破滅了。想到數年來所建築起的一些新的基礎破滅

的悼惜，就想到自己的可憐處來。道生先生充分的自覺了自己，這該怎麼辦？

還得下去，開下去，看結果怎麼再說，但是……

「明年不要再開店了嗎？你說？」

說什麼，開嗎？賣田地，田地在那裏？

希望是什麼？是希望到那裏便失望到那裏。他支配着道生先生，道生先生却不覺得。未來的過分的空虛，從這裏就感不到一絲更切實的話頭。從先生一變為老闆的歡欣，今天一齊都給捲完了。

目下道生先生却還，還……他不會怎樣不信任了自己的。

人是如一根線的端，引着自己刻劃出些痕跡。有的人直綫的前進，有的人却是反覆的從這端到那端的曲線。道生先生便是這樣子。至於這些痕跡是會引起一些稱譽或惋惜麼？那可說不定，而道生先生永久是這樣子。

一個刺激不過如動物園裏的虎似的嚇人一下子而已，道生先生這樣地想。到底是怎麼的？開店也只是三四年，便歇了手不幹，那可失去士君子的丰度，還有其他。真的把自己作一個希望的孤注，擲下一手看怎樣。這恐也未必會如何敗了去。

然而希望是什麼？是背了人意的一回事。

這現在的道生先生，即便開始另一個奮鬥，這奮鬥縱叫他做成比以前幾次都厲害的戰士，然而命運教他這樣子。道生先生將從熱噴噴的變到了冰冰冷，那也是怪不了誰的。

年頭過了，這是初四。布莊開罷？太早一些。總要過了初五才開門，這是年規，誰在新年裏不要休息呢？

「恭喜，恭喜……」

這些聲音引進了一個男人，道生先生猛覺得這是新年，而自己就是商人，而且老闆。這「恭喜」的聲音似乎異樣的射向自己，道生先生驚奇的反應。

「呀！許，許先生！呀，恭喜！」

那人是在道生先生意識裏面有的。然而大名是什麼，却想不起來。但這算什麼？待向自己辯白這些時，被喚作許先生的却開始說話。

「布莊還沒有上市嗎？洪隆初三就開門了，還有綸章，只初一一天！他們「休息」只一天。他們洋布店，怪不得。年頭真不景氣，這樣子！」

聽到這許先生的話時，一瞬的思想覺得有新年裏說這樣話真太不吉利之想念。然而他們是新法。連綸章，連許先生。還有還有……

「他們是新法！新年裏，也不會有多少生意罷，我說？」

用反問的方法，道生先生突然又覺到許先生到底是做先生的。教教書，並不會忘了做「反面文章」的「秘訣」。覺得這些的道生先生，就想申說一下。

「大康不能這樣子，在這小鎮上，用新法會行嗎？笑話的事，不會行，不行。」

「大康今年，生意方面怎樣？」

道生先生並不感到這個問題之不易答覆。只是「今年」，和「大康」，還有「生意方面」，這種說話也是太新法。然而然而，自己也不是新法過了的人嗎？假如比這些是「洪水猛獸」，則道生先生也不會再是道生先生。能夠完全脫離一會士君子而向別的路走時，則一切或許會變好。然而這道生先生果會脫離了不？永不！

想到生意方面，這如指出一個醜人觀瞻上不堪的缺點處來一樣的，使這年輕商人苦悶。至於好不好之類，對自己也還報告不了，對了別人更怎麼說？

人在困苦時候，總會求到別人的同情去，或者不過是憐憫，當局的也就會得到了赦免似的快慰。而快慰的結果，事實仍舊事實，看了仍舊叫人難過。道生先生在平日也許反對這種舉動，因為是庸人們的事。然而今天道生先生也特別。

「說『生意』嗎？這那裏說起！」

語氣表示有無限的嘆慨。對面的許先生却不思索的說出道生先生不能聽清楚的話。

「改行怎樣？」

道生先生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用力忍住了「什麼？」的反問，想到這也是人情之常時，用從長計議的神氣問「改行？」

「改行呀！也就是復業。風聲說，『大康』開得……不怎麼賺錢。做做『先生』也還好罷？說，我們老朋友了……」

是的。話不會沒有因。但是用自己為孤注的希望正對了「大康布莊」的招牌而發。那……？道生先生慘慘的搖頭。

「改行其實也好。……我在內河涇又是三年了。今年本定年初一開學，然而學生沒來，明天初五，去開學。這學期，那邊仍可請道……先生去。」

三年前的自己，又在意識裏躍着復活的情趣。但是道生先生對於這些，好像完全是四面楚歌了似的，鼓不起一些實在的勇氣。小學校的白的牆頭，裏面鎮日喧鬧着的孩子聲音，一切不都是自己熟習的嗎？……

然而，要再回去吧，「仍舊……可請道生先生去」仍舊？道生先生有些想不透，這如一個陰影這樣遮在眼前，後面是些光明，或是黑暗？雖想從這後面看些什麼來，但結果不過是些曖昧。

看着當面的許「先生」，道生先生有些回答不來的難處。這該是有話說不出來的難處，然而不，道生先生覺得思想真空虛了。



「只是欠……」

突然想到這一層，道生先生不自制的說了下去，等到發現得說錯了話時，便覺得對方的人已站起身來。

問題仍在希望上面，這如隨着風吹的蘆草。把希望當做風，則這蘆草便是理想中的大康布莊：在道生先生的意識裏，順着自己的意志倒。自己要算是春天的和風，倒不妨事，會將這些慢慢的培長起；假使是秋冬肅殺的風啊，那不將大康毀了去？

道生先生想想也悶。他看見眼前的蘆草的確在風裏晃。至於這風，那可猜不透。

是這樣，那就停了手罷？又不能。凡事是可以停手的，那倒也並非是苦悶的了！即使可以停手了，就停。而賣去的田地和一切賬，永遠沒有清楚的日子。倘使收不回賬是「停手」的最好的理由。然而別的事是否比這來得好？

「改行怎樣？……」

從先生到老闆，再回到先生，也並不是不可以。但是「欠……」，欠十三個月的可怕，一樣地在眼前晃。看了叫人想不通，仍舊是悶。雖說有些高尚及其他，然而沒有了錢也會高尚？別人會知道？

一個在愁苦中的人往往會去想開到別人，從許先生到自己的妻，到桂榮和夥計。道生

先生想到成賬房時，外面就有人叫他。

來的是成賬房自己，還有他的愁苦的臉。

仍然是這樣蒼老，仍然是濃濃的鬚，鬚下藏在內面的嘴。笑是有些勉強又勉強的神氣，話也幽幽地，道生先生又記起新年。

「道……老闆恭喜，我看我們……」

接上來就是話。說是布莊裏怎樣，桂榮和白臉的長生吵嘴，新年裏。從吵嘴到店裏如何今年須多添些俄國花標，而顏色也好，鄉下人會多買，抽頭足。說是夥計要好好地管，尤其長生……最後才說到今年想離開大康……

「……是的，有個親戚在上海，叫去幫幫忙，不能不去走一次。也是布莊，可是賣洋布，生意也好。是的，上海比較就行。」

道生先生聽了不明白，知道他還有話說。成賬房說到結末，旋即解釋大康並不怎樣不振的話。

「大康還得三年，就會行了！是的，只三年……我此去實在不得已，對於道……老闆是很，很……」

道生先生爽然了！於是不可免除的話着別。這真和道生先生當年離開內河涇一個樣

子。道生先生回想到這，心像受到地殼的一震似的微微動盪。不等道生先生把「那末有機會再來」的話說完，成賤房走出了他家的門。

道生先生目送着那個賬房的背影，他覺得成賤房不但走出了他的家門，「大康」，他已走出了對道生先生的責任中了！

希望是什麼？是希望到那裏便失望到那裏。

復了業。

道生先生匆匆的將賬整理一下，在大康布莊的兩個半門面上貼上了像他從前所見的「召盤」的條子。

對於這些，在旁人無所感觸的。每每過路的人在匆促裏走過大康時，想到好像三年前的景象罷了！這景象對他們並不新鮮；因為他們已習慣了這種景象。

然而道生先生却爲這和三年前一樣的樣子，又將僅有的十多畝田抵押給了人。而這在道生先生想起來便如一個夢。

關心道生先生的朋友們倒替道生先生竊喜。因爲大家想或許還是這樣好些。雖然其中也有不少是當初到道生先生家來，無所容心的喝一碗新泡的兩前茶，順着嘴勸道生先生把大康盤下來的人，但是一樣是如此。就連道生先生也完全這樣想了。

假使做一個夢，那倒不在乎。然而夢叫將田地賣光，夢却並不易做。只是幽幽的夢境，種種事情都使道生先生朦朧。迷茫的想不過來。——自己是這樣子，而家裏亦這樣的態度。

家裏除女人佔了上風之外，對於這樣一筆道生先生所認為很大的款子，倒也並不如何在心。而在妻，却對人說怎樣消費了的話。

「咳，那真倒霉。好好的開店便蝕起本來……現在也只好這樣想，算「他」吃了三年鴉片。吃鴉片恐怕還不止這些罷？一時還斷不了！」

道生先生不自制的一驚。想到鴉片之可怕，及對於士君子的其他來。但是一轉就想着女人自慰的心理。「可佩也夫！」道生先生不禁這樣想。女人雖然仍舊是女人的脾氣和智識，這却使道生先生想了過來。

「是的，吃上了三年鴉片，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夢。」

雖然開店是夢，只是這夢裏却撇完了希望。從這裏却有深長的意味。其實這真如通常一般的夢。道生先生却想不到原來夢是這樣子做着的。道生先生頗留戀這種夢境，他也過於士君子氣。然而這是的確的，道生先生永久不失其為士君子。

「先生」的職業，並不使道生先生感到喜悅和別的。反而比較未開布莊時更覺少興。雖是小學校的白牆頭裏，仍是講講水滸岳傳的騙騙小孩子。而道生先生却只覺得太乾枯乏

味。道生先生知道這是受到那個惡夢的打擊。雖如此，道生先生也不會再快樂的提起手來動手種希望。

這對於年青人，每每是很傷着心的。

目下道生先生雖竭力使自己忘記這個夢，而對了欠十三個月的可怕的前途，也開始憂鬱。這種裏鬱是絕不是道生先生這種人宜乎有的。但是做過一番商人的道生先生竟有。

前面是路。這路是道生先生掙扎過的，而因為「不行」而回來，又為「不行」而回轉去。這樣被回轉了的路是否行得通，這却一樣的不能料。只是十三個月的欠薪在自己面前閃閃。

縱使一切都是夢，那人生就太「夢化」。道生先生在這種夢化的霧圍裏，從門外又聽得這麼話說的。

「你們先生明天又要去『教書』了嗎？」

「噯，教書去……仍舊在內河涇，很遠的。明天就去，到夏裏再回家……」

(完)

## 魯迅的書(介紹)

玄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點鐘，又是一顆大星隕落！魯迅的『脫掉』『身上的幾片鐵甲』開始永久的安息，對於這世界不可否認地是巨大的損失！我們還可以說，對於中國的讀者，失去魯迅比失去高爾基更可悲，更可痛。

我們的周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愚昧和卑劣。因此我們需要魯迅的頭腦，尤其需要魯迅的精神！魯迅『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他的思想和生活經常地是清醒的，同時是戰鬥的，無論對於大事小事，他都非常認真，今夏瀕危的大病才過去，他便又恢復積極的寫作，這和他的作品一樣，給我們的是深厚的啓發，強力的感動！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消沈，更襯出魯迅的壯偉，雖然他五十多歲了，並且早已是沈重肺病患者！和魯迅有些無關大體（魯迅看來却很認真）的私怨的也該承認吧，魯迅的仇敵是『老中國』的封建制度，魯迅的仇敵是智識分子的墮落傾向，魯迅的仇敵是資本帝國主義！他的文學事業完成了暴露黑暗，揭發陰謀，爭取自由的重大任務。

方璧（茅盾）說得好，『……他從不擺出「我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他確指引青年

們一個大方針：怎樣生活，怎樣動作的大方針。魯迅決不肯提出來呼號於青年之前，或板起了臉教訓他們，然而他的著作裏有許多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在他的創作小說裏有背面的解釋，在他的雜感散文裏就有正面的說明。……」

有人說魯迅後來一直不寫小說是件憾事，其實他的雜感散文是我們更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糧！後者的文學價值也決不在前者之下。失去魯迅，至少在目前我們還找不着供給這一份食糧的替代者能夠像魯迅一樣想到寫，敢於寫，而且寫得好。

紀念魯迅，我們爲沒有讀過魯迅的作品讀者介紹他的朝華夕拾；爲有志作進一步認識的介紹何疑的魯迅雜感選集，並且鄭重地推薦何疑的選集序。

誠然吶喊，彷徨是魯迅的『出世作』，朝華夕拾却能更親切的給了我們一個作家自己的影像；而且這本書且有普遍洋溢的趣味：魯迅顯然是忍住悲憫的熱淚，在用冷諷的微笑向我們說話。

雜感選集去取嚴謹，雖然沒有包含最近的作品，脚印聯成的路線已經給我們展布了幾乎是全部的魯迅的戰蹟。

本期的閱讀輔導介紹了魯迅的譯品，下期我們還將介紹魯迅的兩部偉大的譯品：錶和死魂靈。

朝華夕拾由北新書局發行，定價每冊五角五；雜感選集也由北新發行，定價一元二角。

## 編後記

告白略略說明了本刊的態度，但是能幫讀者認清本刊的真面目的還是前面的這些篇章。剪裁示例是關於技術的，而且是一種曾經實施教學過的材料。讀音與辭性變化說明着中國字的這種特點，對於一個語文自學者當是一種有用的啓示。夜鶯歌的新譯，我們想把它同其他已出的譯文一樣當做最理想的譯文的奠基石；這些工作彷彿從來總會居上的。附錄原詩，附錄徐、傅二先生的譯文，對於這很仄隘的篇幅怕不能算做浪費吧，假使有些讀者會把同時能勘比這四種文字引爲一種愉快的話。此外，我們所知尚有在北平長報上發表過的一種「直譯」，在考量下給割愛了。「欣賞輔導」一欄和「技術講話」一樣是本刊所側重的材料。這一期因爲偶然的方便，先分析着唆羅詞夫的父親。以後，我們希望能把這些部門的分量增加起來。習作的路的轉載，爲的要廣播一種比較健全的意見。新刊創作的小說，在「創作方面新形式新技巧」感覺「頗爲少見」（引用茅盾技巧問題偶感中語）的目前，是一個「生人」的處女作，至少有一種試新的傾向而相當的新着的。魯迅的書，扼要的書籍論定；對於這位導師，我們將永遠紀念着他那可惜受着種種限制的偉大的成就。這一冊裏僅僅包含七個題目，說起來似乎太菲薄。現在中、小型的雜誌都利用短文來排列，在尺幅之中具綜錯之勢，這真有取巧的聰明。但是我們相信：有內容的文章不會給讀者嫌做冗長，而分期登載對於月刊的讀者會帶來不便和障礙。我們只蘄求內容的切實、考慮讀者的需要，對一冊裏刊載幾篇的問題，不想過分敏銳的留意它。使用這仄隘的篇幅要竭力做到經濟，父親的譯文和習作的路，計劃中都是用六號字排印的，可惜終受制於時間和物質的條件了。

也是受制於時間和物質的條件，好幾篇稿子，因爲寄到較遲不得不壓到下一期發表。現在，我們可以把第二期的要



## 目預告一下：

吳榕甫：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

陳君涵：普希金的詩歌

顧民元：死魂靈和錢

江上青：「的」「地」「底」

王石城：描寫的手法

于在春：技術第一（教學理論）

楊 汁：預言者（新刊創作）

蘇選生：給你一顆心（書報評論）

對於友好們大量的支持，我們只有更加奮發，更加努力。

下一期，我們還打算發表一篇初中或高小學生的保留着本來面目的習作文稿，公開的徵求「訂正」。我們要從應徵的各式各樣的訂正的方法裏作一回比較的研究，指出那些是合理的、必要的，或那些是多餘的、有損害的，看訂正一篇文章可不可以有一種最適宜的方法。這種研究一定有着相當的意義吧。不過，先得找到一篇適宜於「訂正」的原稿，在這裏，我們先公開的徵求這種保留着本來面目的初中或高小學生的習作，辦法如下：（一）是一篇敘述文。文白不拘。（二）有一個具體的題目。（三）五百字以內。（四）文字、段落、標點符號等，全保留本來面目，最好沒有經過訂正的，但也不要故意亂做。（五）註明姓名、學校、年級、實足年齡、課內或課外作品。（如不願發表姓名，請先聲明。）（六）在十一月底以前寄到。（七）當選的在第二期本刊發表後，贈送本刊半年一份。我們熱切的希望：各校的教師先以踴躍選寄原稿對我們研究「訂正」的計劃作初步的贊助。

#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

一校(或一地數校聯合)躉定半年三十份以上

照九折優待計算

來信請掛號逕寄

揚州教場街世界書局

(定價等項詳見封底裏頁)

## 躉定通知單

逕啓者，此間同學聯合躉定寫作與閱讀月刊半年共 份，請照九折優待，茲匯上

國幣 郵票 共計 元 角 分(郵票一分 枚、五分 枚)，即希查收，按戶

開寄定單，照發該刊，爲盼！此致

揚州世界書局

介紹人

啓

月

日

介紹人通訊處

注意後面

|  | 定戶姓名  |
|--|-------|
|  | 半年份   |
|  | 自期    |
|  | 至期    |
|  | 九折後實價 |
|  | 寄交地址  |

## 寫作與閱讀稿約

一、本刊歡迎來稿，著譯兼收，譯稿請附原文。  
二、來稿須精寫清楚，註明姓名住址；至揭載時，可署筆名。

三、來稿揭載後酌致酬資。版權由作者保留；如本刊另為選集，得自由收輯。

四、來稿得由編輯人增刪。不願者請聲明。

五、來稿非附貼足郵票之信封，不合用時，概不退還。

六、來稿如需附印若干，作活葉教材，可於寄稿時說明所需份數。本刊核收印工、紙價、寄費，儘先於酬資內扣除。

七、來稿暫寄揚州贊化宮平民中學校江上青轉本刊。

本刊每逢月之十五日出版一冊，每冊售價國幣一角二分。

定閱由本社委託揚州世界書局負責辦理。

半年六冊，國內連郵費實價六角。全年十二冊，實價一元二角。

凡一校（或一地數校聯合）同時定三十份以上者照價九折計算。躉定各戶仍分封專寄。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及五分票為限。

來信務請掛號，以免遺失無法查詢。

## 寫作與閱讀月刊 創刊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

（本刊在呈請登記中）

編輯者

江上青 顧民元

發行者

揚州平民中學校轉  
寫作與閱讀社

印刷者

鎮江江邊馬路  
省政府印刷局

總經理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預定處

揚州教場街  
揚州世界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 本刊第二期要目預告

吳榕甫：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

陳君瀛：普希金的詩歌

顧民元：死魂靈和錶

江上青：一的「地」「底」

王石城：描寫的手法

子在春：技術第一（教學理論）

楊 汁：預言者（新刊創作）

蘇選生：給你一顆心（書報評論）